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裕基



二〇二四年 六月號

專題：雲霄一羽 俠骨文心——梁羽生百年誕辰紀念

天山游龍、楊健思、陳瞻淇、陳建華、李烈聲、渠誠

文化綠蔭：老眼童心 / 朱少璋

一幅年畫兩箱書 / 林中英

不兒罕合勒敦山下 / 唐睿

萬花筒：永嘉大師《證道歌》的水月自在 / 司徒秀英

梁羽生像

陳建華《俠風先河 梁羽生像》
高 72 厘米 青銅 2024

雪

嚴瀚欽

純粹嗎？
是柔軟的嗎？
能接受火的考驗嗎？
被銀白色頭髮的老人
前來獨釣前，
也曾經飄飛嗎？

能被路過的行人掬起嗎？

能留下每對戀人
用枯棍寫下的名字嗎？
消失的時候有聲音嗎？
春天到了，可以如期
長出嫩草嗎？

會融化嗎？害怕時間嗎？
是孤獨和絕望
的代名詞嗎？皮靴
帶着目的踩過的時候，
腳印會因此變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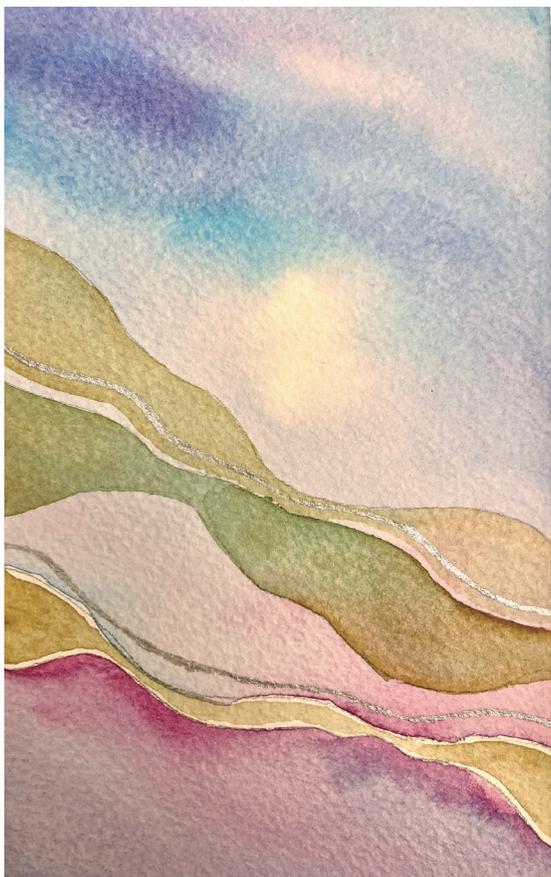
會停留在，仰向天空的鼻尖嗎？

可以永遠都不感冒嗎？
會因此變得僵硬嗎？
而那些未及逃走的蟲蟻
會死於蒼白、寒冷以及
日復一日的覆蓋嗎？

覆蓋在身上時候
仍是分明可數的嗎？

可以再次分開嗎？
而假若有一天，
大塊大塊滾落的時候，
能讓其中的哪怕一小片
免於責備嗎？

（嚴瀚欽為香港青年詩人，著有詩集
《碎與拍打之間》。）



圖：潘宇清

沒有梁羽生的日子

潘耀明

今年有兩個武俠大師誕辰一百周年，一個是金庸，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日；另一個是梁羽生，誕生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梁羽生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寫於一九五四年，一炮而紅；金庸《書劍恩仇錄》於一九五五年開筆，一舉成名。梁羽生一九五四年開始共寫了卅五部武俠小說，金庸一九五五年開始共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

從以上簡單資料的臚列可知，梁羽生是先於金庸一年寫武俠小說的。以開創新派武俠小說的鼻祖而論，非梁羽生莫屬。

公道地說，沒有梁羽生也沒有金庸。金庸是後來者，而且是後來居上的。金庸在梁羽生逝世時擬了一段梁羽生的話說：「明明金庸是我後輩，但他名氣大過我，所有的批評家也都認為他的作品好過我。」^①雖是金庸寫的話，卻說到梁羽生的心裏去了。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梁羽生對此一直是忿忿不平的。他曾化名寫了〈金庸梁羽生合論〉，用以揚梁抑金，大大吐了一口烏氣。只是這篇文章後來被人戳穿了，對梁羽生來說，就有點不好玩了，不免為人所詬病。平心而論，梁羽生的舊學根柢是比金庸要好，詩詞歌賦楹聯樣樣精，這是金庸自己所承認的。

金庸曾寫道：「後來他（梁羽生）應《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兄之約而寫《龍虎鬥京華》，我再以《書劍恩仇錄》接他《龍虎》之班，我們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後，陳凡接寫一部武俠小說，我們三人更續寫《三劍樓隨筆》，在《大公報》發表，陳凡兄以百劍堂主作筆名。武俠小說不宜太過拘謹，陳凡兄詩詞書法都好，但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不大合適了。所以他的武俠小說沒有我們兩個成功。」^②金庸說陳凡武俠小說寫得不好的毛病，或有他對梁羽生武俠小說借山打石的隱喻，梁羽生武俠小說也有用典過多的毛病。

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孰優孰劣，其實讀者最是心水清。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梁羽生是開創新派武俠小說先河的一代宗師。他的武俠小說沒有金庸寫得好，但他的作品也曾擁有廣大的讀者。有一次文友相聚，談起林青霞與張國榮主演的《白髮魔女傳》可謂雙劍合璧，端的是神乎其技，特別是水畔挑情的一幕，看得人如癡如醉。我當場表示作者梁羽生也應記一功。

令人遺憾的是，今年也是梁羽生誕辰一百周年——金庸先他半個月而生，在梁羽生寫作及工作大半生的香港，卻乏人提起他，無聲無息。從政府到民間，對金庸百年誕辰的慶賀活動鬧得沸沸揚揚、熱火朝天，對梁羽生竟然隻字不提，令人大惑不解。倒是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做了一場「百年梁羽生·永存俠影在人間——紀念梁羽生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稍可告慰這位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地下之魂！

有南京雕塑家陳建華，通過鋼琴大師劉詩昆轉達說要捐贈一座金庸雕塑給香港文學館，我讓劉大師代轉話情商陳先生再造一座梁羽生的雕像。這位藝術家果然爽快，一口答應，在很短時間內雕了一座梁羽生雕像，讓這兩位「同行同事同年」、「亦狂亦俠亦文」^③的好友在香港文學館並肩而立，共話桑麻！

注

①②③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報月刊》，二〇〇九年三月號。

目錄 CONTENTS

明月灣

全書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四年六月號 總十四期

卷首語

1 潘耀明 沒有梁羽生的日子

專題：雲霄一羽 俠骨文心——梁羽生百年誕辰紀念

4 天山游龍 梁羽生武俠小說述評

13 楊健思 從佟碩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論〉說梁羽生的詩詞

20 陳瞻淇 孤懷統覽任平生——寫於文統公百年誕辰之際

24 陳建華 為梁羽生造像

27 李烈聲 與史為友的梁羽生

29 渠誠 製作 梁羽生生平表

30 渠誠 製作 梁羽生小說年表

文化綠蔭

32 朱少璋 老眼童心

33 林中英 一幅年畫兩箱書

34 黃秀蓮 書，是一條拉鏈

35 唐睿 不兒罕合勒敦山下

萬花筒

36 丘樹宏 今晚，天鵝起飛——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啟用有感

37 司徒秀英 永嘉大師〈證道歌〉的水月自在

封面內頁 詩 嚴瀚欽

封面內頁 圖 潘宇清

封底 詩 舒非

封底 圖 大郡 台北故宮遇蘇軾

香港作家手跡（梁羽生）

37



3

二〇二四年六月 總十四期

專題

雲霄一羽 俠骨文心 ——梁羽生百年誕辰紀念

天山游龍、楊健思、陳瞻淇、
陳建華、李烈聲、渠誠／撰

今年不僅是金庸先生誕辰百年，也是「新派武俠小說開山鼻祖」梁羽生先生誕辰百年，適逢此機緣，本刊特組織專題，輔以多張梁羽生珍貴手跡、圖片，以茲紀念。

「三十年歲月，三十五部雅俗共賞的武俠小說，梁羽生构建了一個屬於自己、也屬於整個武俠小說史的武俠世界。一個充滿着平實典雅、詩情畫意的世界，一個充滿愛情、友情卻又不乏感人悲劇的武俠世界。」研究梁羽生武俠小說多年的天山游龍綜合評介梁羽生小說創作的手法、軌跡、特色與成就。

梁羽生爲了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將自己的文學素養、對歷史的研究和各種雜學加以運用到寫作中，爲武俠小說帶來一番新氣象。文學博士、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陳瞻淇致敬這位「俠情遺韻在人間」的「博觀約取真才子」。

「希望武俠小說以外，讀者有閒時多讀梁羽生的詩詞對聯和散文……」梁羽生入室弟子楊健思談〈金庸梁羽生合論〉掀起的風波、金庸梁羽生相知相交的故事、梁羽生的詩詞對聯。

「『文以載道，歌以詠志』，我與武俠結緣，與造俠者神交，故『塑』當以傳神。」中國當代雕塑家陳建華談其與梁羽生武俠之初識再識，以及爲梁羽生造像的經過與寄意。九十多歲的作家、前報人李烈聲與梁羽生因工作相識，回憶他眼中與史爲友的梁羽生。

讓我們懷念香港文壇一代大師。

「三十年歲月，三十五部雅俗共賞的武俠小說，梁羽生構建了一個屬於自己、也屬於整個武俠小說史的武俠世界。一個充滿着平實典雅、詩情畫意的世界，一個充滿愛情、友情卻又不乏感人悲劇的武俠世界。而在此之外，梁羽生筆下予人以啓迪的一點莫過於一種可貴的『責任』，無論在爲人爲文，梁羽生可貴的堅持了這一點，相信喜歡梁羽生的讀者都會從中得到一點有益的啓示。」作者綜合評介梁羽生武俠小說創作的手法、軌跡、特色與成就。

——編者

梁羽生武俠小說述評

天山游龍

在武俠小說歷史中，梁羽生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新派武俠小說開山之祖。自一九五四年一月以《龍虎門京華》一書開創新派武俠小說之先河，至一九八三年八月最後一部武俠小說《武當一劍》完結封筆，三十年間，梁羽生共創作了三十五部雅俗共賞的武俠小說，其中多部為上乘之作，成為當代武俠小說史上的一個奇觀。梁羽生小說以其獨特的典雅韻味、凜然的正氣俠風、優雅的文句、濃厚的歷史背景、鮮明的人物形象為讀者展示了一幕幕武俠世界的奇觀。

對於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創作，研究者將其創作進行分段，人言言殊，個人覺得依據創作年代，作品的寫法、思想、創作理念，可以將梁羽生小說分為前期、中期、後期三個階段，具體從第一部《龍虎門京華》到《雲海玉弓緣》為前期；從《大唐游俠傳》到《武林三絕》為中期，從《絕塞傳烽錄》到《武當一劍》為後期。三個階段的創作手法、思路及成就都有所區別，但應當指出的是，三個階段的作品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一、前期的創作

從《龍虎門京華》到《雲海玉弓緣》構成了前期的創作。其中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梁羽生處女作《龍虎門京華》及隨後繼續在《新晚報》連載的《草莽龍蛇傳》屬於前期的試筆階段，總的來說還未能擺脫舊武俠小說尤其是梁羽生先生所崇敬的舊武俠小說家白羽的影響，柳劍吟帶有俞劍平的影子，同為劍、掌、鏢三絕，同是歸隱而因劫鏢不得不重出江湖，飛豹子的形象與獨孤一行頗多相似，作品主角遠赴遼東學藝等都是深受白羽的《十二金錢鏢》系列影響，以上兩部作品的創作手法也近於傳統武俠的章回體格式，如「按下再表」、「此是後話」，結構上喜歡



在主線之外採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按下主線而不表，而講述另一個相關故事情節，如《龍虎門京華》花大段筆墨對丁劍鳴、柳劍吟三十年前往事所進行的回憶，《草莽龍蛇傳》在主角丁曉故事之外，以回憶的形式插入上官瑾的故事，又穿插了太平天國英雄人物的故事，其創作手法都近於白羽在《十二金錢鏢》中在寫俞劍平等苦苦追尋劫鏢之人時，轉而描寫柳壯鴻、柳妍青及楊華的感情糾葛，可以說是小說原基礎上另闢小說天地，這種寫法在傳統武俠中較為常用，這種創作手法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小說正常情節的開展，梁羽生在此後小說創作中慢慢地摒棄了這種手法。

梁羽生作為一位有學養、有思想更有責任感的作家，他絕不甘心在傳統武俠中重複，即使是試筆之作，他也注入新的元素，寫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武俠作品。《龍虎門京華》開篇之詞「調寄《踏莎行》」既為小說增添了典雅的純文學色彩，更通過了開篇詞將小說情節進行了一個總的概括，言簡意賅而富顯文采風流，成為了梁羽生創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小說中女性的刻畫與人物內心情感的描寫更是比傳統武俠進了一大步，《龍虎門京華》一書作者是在通過在塞外的一個古庵聽老尼姑（即柳夢蝶）口述而成書，與《十二金錢鏢》的柳妍青只能作為書中配角相比，柳夢蝶無疑佔據了小說不可或缺的地位，本書雖以清末義和團運動為大背景，以義和團英雄

柳劍吟、婁無畏為主角，但對第一女主角柳夢蝶花了大量筆墨描寫其內心情感世界，特別是柳夢蝶在婁無畏和左含英之間的情感選擇刻畫得生動細膩，可以說柳夢蝶的心理描述為日後在《散花女俠》中于承珠那對愛情選擇茫然不決的細膩筆調打下了一個基礎。

《龍虎門京華》一書同時開創了梁氏特色的武俠擂台，傳統的武俠小說常寫到正邪雙方擂台決戰，梁羽生初涉武俠小說緣起即是發生在澳門的一場武林擂台賽，因此小說最後用一場精彩的擂台賽壓軸，通過作者妙筆生花，這場「龍虎門京華」的擂台賽寫得精彩絕倫，但結局卻耐人尋味，這不同於傳統正方大獲全勝的擂台賽，因為這場比賽沒有勝方，最終結局是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慘遭鎮壓，作者在文中發出了評論，統治者是靠不住的，中國的人民受到了一次教育。這場擂台賽無疑是壓得住本書的，也一定程度影響了作者整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對於擂台賽描寫有所偏愛，其中很多也寫得精彩生動，我個人認為寫得最好的當為《雲海玉弓緣》一書，三次大戰均扣人心弦，高潮迭起，其他很多也寫得不錯。當然作者也寫得過濫，部分落入模式化的套路，不少情節出現重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完成了《龍虎門京華》和《草莽龍蛇傳》之後，在停歇了一年時間之後，梁羽生創作了第三、四部武俠小說《七劍下天山》、《塞外奇俠傳》。在這

兩部小說中，梁羽生成功地將外國名著和草原流傳的故事引進到其小說中，實現了創作的一個飛躍。

《七劍下天山》借鑑愛爾蘭著名女作家伏尼契的長篇小說《牛虻》，在人物上，梁羽生在領會小說的精神後予以本土化，別出心裁將牛虻的形象一化為二，相對於劉郁芳的戀人之間由於一個誤會而發生的長達十多年的愛怨糾纏，凌未風是牛虻，相對於納蘭明慧的私生女之間的愛怨，易蘭珠又是一個牛虻。但兩人都是中國的「牛虻」，凌未風和易蘭珠有着牛虻鬥爭到底的戰鬥精神，卻又少了他那種憤世嫉俗、玩弄他人，整個人格特點充滿着中國傳統的善良、正義。作品將西方名著很好的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回目、遣詞造句、詩詞應答方面充分表現了傳統文化風采，在人物心理描述方面又借鑑西方小說及心理學，成就了一部中西文學成功結合的武俠小說。

同時期的《塞外奇俠傳》作為《七劍下天山》的前傳，梁羽生結合蒙古草原流傳的故事，創作了馳騁草原的女英雄飛紅巾的悲劇愛情故事。在小說中，飛紅巾既是草原上的女英雄，其策馬揮鞭的英姿傳遍草原，但是她的感情卻是一個接着一個的悲劇，她的第一個戀人草原歌手是可恥的叛徒，害死了她的父親，而她之後癡戀的另一位草原俠士楊雲驄卻別有所愛，青春年華的她終於青絲換白髮，伴隨着同是白髮的師父孤獨隱於天山，師徒兩人同樣

命運，悲劇又一次地重複。

《大公報》連載的《江湖三女俠》，是《七劍下天山》的續編，梁羽生的創作手法回到了傳統型的武俠小說，卻不是對傳統武俠創作手法的簡單沿用，而是通過自身的摸索而形成的創作，即在傳統武俠的基礎上，根據自身史學、文學方面的修養和特長，將作品置於動盪的歷史年代，結合民間流傳的野史及史書記載的正史，甚至外國文學的精華元素，以創作傳奇的歷史或歷史的傳奇。書中梁羽生結合民間傳奇故事，融入自身的思想。該書基本上奠定了梁羽生的創作風格，也即如陳墨先生所說的「俠、史、詩、女、雅」五大絕招。與《江湖三女俠》同時的《白髮魔女傳》，則是正史與野史的結合，使得整部小說既是一部經典的武俠世界愛情故事，又是一部經典的明末歷史悲歌。

兩部小說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女主角」成為梁羽生小說的第一主角，梁羽生本人對「女性」的獨有的尊重、愛護在他筆下得到了抒發。梁羽生可貴之處更在於在謳歌女性的同時深刻把握住中國傳統女性身上的悲劇命運，紅顏一夜變白髮，向傳統挑戰的叛逆在傳統那強大力量面前終將以悲劇而告終。

前六部小說中的悲情、正史與野史、野史與傳奇、草原、中原、江南，這一切都融於梁羽生第七部小說《萍踪俠影錄》中，是作者最為經典的一部小說，書中塑造了作者整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中最



為滿意的男主角張丹楓，小說結構渾然一體，語言文字詩意典雅、歷史畫面波瀾壯闊、愛情故事一波三折，悲情動人，作者的創作至此達到一個高峰，這個高峰正是彙集了前面創作的心得，而這僅僅是梁羽生先生創作的第五個年頭。

在達到了《萍踪俠影錄》的高峰後，梁羽生另闢路徑，借鑑還珠樓主《蜀山奇俠》的創作路子，轉向浪漫主義的創作，《冰川天女傳》是作者不可多見的浪漫主義小說代表作，作品轉向雄偉的青藏高原、縹緲的冰宮，塑造出不食人間煙火的冰川天女，飄逸端莊的世家公子唐經天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金世遺。本書在梁氏著作中是一個另類，而「攀登珠峰」一幕更是將這種浪漫推向極致，小說充滿着積極向上的浪漫心態，冰峰是那麼神奇、那麼聖潔而又蘊藏着巨大的力量，讓人敬畏，而人力也是那麼無窮，人的精神與自然的力量最終在小說中達到了和諧的統一。

此後《還劍奇情錄》、《散花女俠》和《聯劍風雲錄》延續以前風格，藝術上並無大突破。《女帝奇英傳》是一部典型的唐宮傳奇小說。梁羽生在嘗試通過武俠小說表達歷史觀，對歷史人物作出評價。



《萍踪俠影錄》和《雲海玉弓緣》分別代表了梁羽生創作生涯的兩個高峰。（資料圖片）

《雲海玉弓緣》是梁羽生深刻探索人性的小說。這是一個復仇故事，也是一個愛情故事。復仇是悲劇，愛情更是一個悲劇，厲勝男一生為了復仇，一生苦苦求愛情。最終她完成了復仇，她得到了愛情，卻獻出了生命。谷之華得到了生命，卻失去了愛情。金世遺一生彷徨在情感之中。對冰川天女的傾慕，對李沁梅的愛憐，對谷之華的皈依，對厲勝男的逃避。但最終被厲勝男那不顧一切的執着所打動，未來厲勝男的影子將永遠留在他心中，他只能懷着那一份追思而苦度餘生。

《萍踪俠影錄》和《雲海玉弓緣》分別代表了梁羽生創作生涯的兩個高峰，梁羽生在此期間寫了《冰魄寒光劍》，一個短篇，一個純潔、晶瑩的愛情故事，一個神秘的佛國世界，一段武俠的傳奇作為調節，而這部小說的完成，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梁羽生創作生涯的第一階段告一段落。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二年，短短的九年間，梁羽生的小說創作在一個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這個時期的創作基本是呈現一個上升之勢，更呈現了一個奇峰突兀的多變風格，

每部小說都在某個方面達到了較高水平。

就小說的語言及所含的文化看，這個時期也是梁羽生小說中最高為出色的一個時期。如小說的回目，卷首卷尾的詩詞，小說中的語言文化、地理風情、歷史背景、琴棋書畫的運用均在梁羽生整個創作生涯前列，這個時期的作品集中了梁羽生整個武俠小說創作特點的優點。

梁羽生在這一時期所表現出的創作才華讓人驚歎，但可惜的是，這個階段之後，梁羽生的創作水平未能進一步得到提高，很多作品只是原地踏步，甚至有倒退，這不由得使喜歡他的讀者感到深深的遺憾。

二、中期的創作

從《大唐游俠傳》開始至《武林三絕》構成了梁羽生武俠創作的中期。相比早期的創作，這期間的小說多了幾分穩重，技巧也有所提高，卻少了許多靈性。平心而論，這個時期的每部小說在武俠小說中都可算佳作，也有各自的閃光點，但從取得的成就而言不如早期的創作（《大唐游俠傳》例外），每一位喜歡他的讀者都會為之感到深深的遺憾。武俠評論中對梁羽生小說的多種批評言論，多是出自這個時期的作品。究其原因，我想是由於早期梁羽生處於不斷探索之中，他本人本為一位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作家，因此一開始就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但當形成了一定的創作思想之後，他自然少了幾分探索追求，轉而在創作中慣於按照已形成的創作模式進行寫作，如同武俠小說中一些傳統的武林門派，依據本門傳下的武功也足以在江湖上爭雄，但卻成不了絕頂高手一樣。其次，我們注意這個階段的年代是從一九六三至一九七六年，正是全世界左派運動風風火火的年代，作為香港左翼作家的代表，梁羽生的整個創作理念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那個時代的影響，因此在部分小說中出現追求崇高的理想，出現一些「高、大、全」的人物，且梁羽生供職於左派報紙，其寫成的文字在發表前可能要經過審查，而在極左運動熱火朝天的年代，可能要在作品中刻意的增加一些革命說教或口號的東西，但這些究竟有多少反映梁羽生的心聲，由於我們未曾經歷過那個年代，因此許多東西有待日後行家考證。再次，梁羽生在這個時期的創作多為三至四部小說同時創作，應付三至四家報刊的約稿，頭腦中所形成的一些想法、一些形象需要分配使用，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其小說的成就。這個時期的缺點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情節上帶有一定的模式、人物形象的模式、武功上的模式以及系列作品太多等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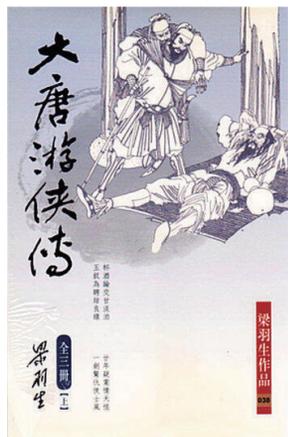
中期的創作漂亮的開局是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開始創作的《大唐游俠傳》，為第二階段的代表作。該書以唐朝中期「安史之亂」的動盪年代為背景，結合一些唐代傳奇人物，堪稱一部歷史中的傳奇，



同時又是一部傳奇的歷史，梁羽生內心蘊藏的「俠」的觀念、「俠」的世界在本書中得到盡情的宣洩，也得到一個全新的詮釋。文字上質樸深沉，全書顯現出那種「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精神，讓人為之動容，更為可貴的是全書結尾的「睢陽圍城」將「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推向高潮，也將全書的悲劇色彩推向高潮，在當代文學佔有一席之地。

金世遺是梁羽生最喜愛的另一個人物，梁羽生進行再思索，於是有了與《大唐游俠傳》同年推出的《冰河洗劍錄》。《大唐游俠傳》中，梁羽生留下了一個未完的結局，「安史之亂」未平，鐵摩勒、段克邪命運困擾着讀者，梁羽生推出《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從而有了唐代系列的創作。三部小說主題各有所側重，《大唐游俠傳》側重於「俠」，《龍鳳寶釵緣》重於「情」，而《慧劍心魔》則一方面表現出群眾的力量，另一方面有幾分「禪」的意境，從系列安排上不失為一個成功的系列之作。

系列中後兩部小說有一個突出之處就是梁羽生完成了一個武功描寫的突破，創作出了其「重、拙、大」的武學理論，即「重而勝輕，拙而勝巧，大而勝小」，突破了前一時期以招式為主，實現了一個武學境界的再認識，也可以說是對人



生的一个新的認識，梁羽生在中期的武學創作多是沿着這個思路而不斷完善。

一九六四年，梁羽生貫注心力推出了一部超長篇的小說《狂俠·天驕·魔女》，自「大唐」系列的創作、積累，梁羽生希望通過一個更為動盪的年代完成一部佳作。該書結構宏大，時空跨度大，書寫了宋、遼、金、西夏、蒙古及西域等不同國家風雲變幻，塑造了「狂俠」華谷涵、「天驕」檀羽沖和「魔女」柳清瑤這三位主角。作品前半部分以「採石磯之戰」為背景中，在書寫戰爭的同時着力在於刻畫「愛情」與「現實」、「理智」與「情感」的矛盾，然而本書後半部分水平有明顯下降，表現出前工後拙，究其原因，這樣一部長篇巨著是需要貫注作者的全部心力，然而這時梁羽生無法窮盡精力於這部小說中，因為在這部小說創作的同時，還有《慧劍心魔》、《風雷震九州》、《飛鳳潛龍》和《俠骨丹心》的創作，基本是三至四部小說同時進行，

《大唐游俠傳》結尾的「睢陽圍城」將「為國為民」的俠義精神推向高潮，在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資料圖片）

創作到最後，可以看出一向沉靜如水的梁羽生已呈現出急躁的心情，人物越寫越多，高手也越來越多，時空跨度越來越大，這說明作者已無法更深入把握故事的進程和人物的心內世界，唯有不斷的推

出新的人物來推進故事情節，或許寫出的結果與內心期望達到的效果不相符，最終梁羽生在不算完美中結束了這部長篇的創作。

在此期間，梁羽生繼續創作了《冰河洗劍錄》的續編《風雷震九州》和《俠骨丹心》，讓金世遺的故事繼續延續下去。《風雷震九州》是一部以反面人物葉凌風為主角的小說，這也可算是梁羽生一個很好的嘗試，全書中緊緊把握住葉凌風的內心世界，着重描寫他一步步走向墮落，既有性格上的原因，也有外界的引誘，從這方面看應是成功的。但全書的情節過於平淡，很多情節有重複或抄襲前作之嫌。《俠骨丹心》一書的情節寫得很生動，在創作的路子看，作者有意回歸於傳統武俠的創作路子，寫純粹的武俠故事和俠義精神，金逐流的初次出現，寫得也較生動。

《狂俠·天驕·魔女》之後的超長篇小說《鳴鏑風雲錄》，作了新的嘗試，整部小說在一個抗金抗蒙的主線背景下，書寫了多個人物各自的小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用心構思，既能獨立成篇，又互相聯繫，均寫得出色。小說在整體結構上過於鬆散，缺乏一條貫穿全書的主線，也缺乏一個壓得住陣腳的主角。近乎同時以「水滸後傳」為題材的《風雲雷電》，也同樣具有「千人一面」的質疑聲。

一九六六年創作的《飛鳳潛龍》作為一部梁羽生小說中不多見的短篇小說，這也是一部帶有懸念

的短篇小說。梁羽生的短篇小說不多，但幾部小說都有獨到的亮點。《塞外奇俠傳》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愛情故事。《冰魄寒光劍》是一個美好的愛情故事，令塵世之人無限嚮往。《飛鳳潛龍》給人留下印象的是小說的懸念，小說緊扣着「誰是潛龍」這一主題，直到最後，梁羽生才揭開谜底。大宋、金國、蒙古，互為爭雄。這一切自古至今離不開「間諜」。梁羽生先生在創作本部小說時已有積極求變的心態，在行文結構、懸念設置、人物結局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創新，但本文顯得過於小巧，難以與其他小說比肩。

一九六九年《遊劍江湖》掀起了梁羽生中期創作水準回升的一個典型表現，本作描寫中年人物愛情世界是一個亮點，展示了「情之苦」。結局繆長風與北宮望一戰寫得驚心動魄，精彩絕倫，在梁羽生著作中可列前列。

《牧野流星》一書長處在於梁羽生視廣闊的視野，從雲南石林到小金川、柴達木，再到西藏、回疆、天山，回到崆峒山，再到回疆，一部小說梁羽生讓讀者遊歷了半個中國，書中顯現了梁羽生廣博的學識，各地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景觀，甚至一些地方的民俗，梁羽生信手拈來，顯得自然流暢。本書的懸念設置也頗為成功。

《廣陵劍》一書是中期創作的又一部佳作，是一部悲劇之作。另一特色是書中大量談詩論詞，詩



詞佔了整套小說的大量篇幅，才華可見一斑。

《武林三絕》是梁羽生唯一一部未正式出版的小說，其原因至今還在考究中。梁羽生有意嘗試通過本作將宋代系列和明代系列聯結在一起，然而由於體系過於龐大，牽涉面太廣，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致使本作一直未付予正式出版，成了梁迷的一個遺憾。不管怎麼說，本作的完成，標誌着梁羽生的中期創作告一段落。

三、晚期的創作

從一九七五年創作的《絕塞傳烽錄》（出版時拆分為《彈指驚雷》、《絕塞傳烽錄》）開始了梁羽生創作的第三個階段，也即為他的後期，這個時期共創作了《絕塞傳烽錄》、《劍網塵絲》（出版時拆分為《劍網塵絲》、《幻劍靈旗》）兩部）、《武林天驕》、《武當一劍》等四部長篇小說，與前一階段相比，梁羽生在創作理念、創作手法等開始了一些新的探索，作了一些新的嘗試，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表現在：一是更加注重人性的發掘，重視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對人物的描寫着重於表現出「人性弱點」的一面，如楊炎、衛天元都是不容於世俗的人，楊炎隻身挑戰禮法，衛天元更是武林中的大魔頭「飛天神龍」，龍靈珠、上官飛鳳都是充滿邪氣，為所謂「正人君子」所不容。齊勒銘更是一名真正的「大魔頭」。檀羽沖既愛宋國，又

愛金國，既不容於宋國，又不容於金國，以一己之力對抗天下群雄。在反面人物中，作為漢奸的假「聾啞道人」王晦聞卻對耿玉京懷有真切的關愛。二是不再堅持黑白分明的「江湖傳統」，俠義道中有中州大俠徐中嶽般的偽君子、石清泉般因愛生恨的小人，石天行般那樣不問是非、只知護短的世俗之人，更有一群懷着狹隘的民族觀念，不明是非，追殺檀羽沖的漢人「俠義道」。三是梁羽生有意嘗試一些懸疑情節的描寫，如《劍網塵絲》一書中，讓上官飛鳳在徐中嶽的婚宴上暗助衛天元，讓讀者一直猜「他是誰」，直到書的最後才揭開謎底；又有偵破華山派掌門被殺之懸案。四是對武功的描寫比以前進了一步，如《絕塞傳烽錄》一書中齊世傑所練的「冰川劍法」，雖然前書也多次出現，但在本書中卻着重寫它的「劍意」，如通過冰川表現平靜，但底下卻是暗流洶湧，領悟冰川劍法的「劍意」，只有劍意，不重招式。五是在主題上從反對異族入侵轉向民族大融合。如《武林天驕》一書，檀羽沖父親為金國的王族，母親卻為宋朝抗金英雄岳飛的外孫女，師父又是遼國的王子，一己之身聯繫了三個不同的民族，而在作品的最後，他選擇了一半是宋國，一半是金國的翠屏山作為隱居地。六是行文方面嘗試一些長短句的運用。如《幻劍靈旗》結集出版的開篇，一定程度借鑑古龍小說文字特色。

儘管這一階段的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

也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使其成就無法達到早期的水平。主要表现在：創作理念仍堅守着「俠是目的，武是手段」，不敢逾雷池半步，每一個主角身上仍不脫高尚的理想追求，理想追求與個性獨立形成了一對矛盾體，兩者均未能深入刻畫，梁羽生先生的努力仍是「帶着鏢鏢跳舞」，雖顯得固執、頑強，但終其成就也只達到「半是超人半是凡人」，這無疑削弱了梁羽生先生在讀者心中震撼力，試觀後期作品的人物，並沒有寫出張丹楓、金世遺這樣的人物。同時這個階段過於注重作品的情節，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品的文采，因此這一方面要遜於前兩個階段。可能由於精力上的原因，梁羽生終於未能完成一部融匯前期、中期、晚期優點，集文采、理想、歷史、人生、傳奇於一身的作品，也無法塑造出一個比張丹楓更完美、更具震撼力的主人公。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二日於《大公報》連載的《絕塞傳烽錄》掀起梁羽生變革的前奏。在書中梁羽生先生創作了楊炎這一個充滿叛逆性格的人物，這樣挑戰傳統、富於反抗精神的主角在梁羽生以前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對之前堅持的正邪之道黑白分明的觀念也作了一定的反思。但是作為轉變創作手法的試筆之作，難免帶有一定的缺陷。

一九七六年九月開始連載的《劍網塵絲》以情節出人意料取勝，人物也呈現豐富多彩之勢，讀者慢慢品味，不足之處是還缺少了一位震撼讀者的主角。

《武林天驕》是梁羽生後期創作中最高為出色的一部作品。小說從創作手法、創作觀念、人物塑造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梁羽生先生已從反抗異族入侵、反抗暴政轉向民族融合，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路子，為梁羽生晚期的代表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日，梁羽生於《大公報》推出其封筆之作《武當一劍》，繼續探索「情節」、「人性」、「武功」三方面新的創作思路。最後，梁羽生在創作這部小說中還別出心裁的把「武當一劍」一化為三，貫徹了梁羽生「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創作理念，可謂梁羽生推陳出新之作。一九八三年八月二日，隨着《武當一劍》連載的完成，梁羽生也結束了三十年的創作生涯。

三十年歲月，三十五部雅俗共賞的武俠小說，梁羽生構建了一個屬於自己、也屬於整個武俠小說史的武俠世界。一個充滿着平實典雅、詩情畫意的世界，一個充滿愛情、友情卻又不乏感人悲劇的武俠世界。而在此之外，梁羽生筆下予人以啟迪的一點莫過於一種可貴的「責任」，對自己也是對他人的一種負責，三十年歲月，無論在為人為文，梁羽生可貴的堅持了這一點，相信喜歡梁羽生的讀者都會從中得到一點有益的啟示。

（作者原名朱少濱，廣東汕頭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會員。閱讀梁羽生武俠小說四十餘年，研究二十多年，寫有多篇評論文章。）



「金梁之爭，純粹是『粉絲』們的行為。二老其實惺惺相惜，始終是好朋友。」「希望武俠小說以外，讀者有閒時多讀梁羽生的詩詞對聯和散文……記起《商報》前老總張初的說話：『香港欠梁羽生一個獎。』」梁羽生入室弟子楊健思談佟碩之〈金庸梁羽生合論〉掀起的風波、金庸梁羽生相知相交的故事、梁羽生的詩詞對聯，並附多張珍貴的梁羽生手跡，不乏第一手資料。——編者

從佟碩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論〉 說梁羽生的詩詞

楊健思

梁羽生百年誕辰紀念，看見又再有文章提及佟碩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論〉，我在這裏也趁趁熱鬧說說金庸梁羽生的故事。我想在這裏說明幾點：

第一：金梁二人由始至終都是好朋友，一切「抑梁揚金」，或「踩金捧梁」的行為和論爭，都不會影響二人的友誼。

第二：金庸本人也承認他的古典文學的根底是及不上梁羽生的。關於詩詞對聯的創作，他是甘拜下風的。

第三：關於新派武俠小說，梁羽生一直認為自己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而金庸是真正對武俠小說有重大貢獻的人。梁羽生除了武俠小說，在詩、詞、對聯、棋藝方面素有研究，大力推廣，功不可沒。

亦俠亦文的大先輩、好朋友

關於第一點，這裏稍引一些事件作補充。當年吳、陳比武引起羅孚的奇想，希望推出武俠小說來吸引讀者，邀請執筆的第一人是梁羽生，這個大家都知道，梁羽生的《龍虎門京華》上場後，《新晚報》大賣，羅公當然希望繼續刊登武俠小說，但梁羽生太忙，給羅孚推薦金庸繼續寫的是梁羽生。當年金梁二人常常在辦公室談武俠，手足比劃，口沫不停，迷讀武俠小說，早已是同事們的美談了。雖然及後大家各自創作，交流還是很多的。後來金庸想靜心寫稿，要搬離宿舍，另租地方住，也建議梁羽生一起搬出合租。梁羽生「懼怕」夫人不允許作罷，可見二人情誼深厚。而金庸離開左派機構另立門戶時，也曾邀請梁羽生一起創業。不過也因梁羽生不敢冒險，以要「養妻活兒」為由婉拒了。至於後來《明報》遇上資金困難時期，舊上司羅孚及一些同事是有加以援手的。

不過左右不兩立，沒有人敢提起而已。

金梁之爭，純粹是「粉絲」們的行為。二老其實惺惺相惜，始終是好朋友。坊間謠傳梁羽生二〇〇六年在香港中風入住伊利莎伯醫院期間，金庸在探訪時留下「沒有寫銀碼」的支票給老友，這是不對的。但金庸確實留下字條，大意是老朋友旅途上如有不便，他可以隨時幫忙；這字條筆者曾親自過目，絕不是什麼支票。但也反映了二人確是好朋友。二〇〇九年一月，梁羽生因癌症復發，已由療養院轉往醫院，金庸打電話問候，筆者當時在場，聽見梁羽生「小查、小查」的叫，心知兩老再無復見面之日，不禁神傷。

兩天後，梁羽生睡夢中安然離世。

金庸寫下輓聯悼念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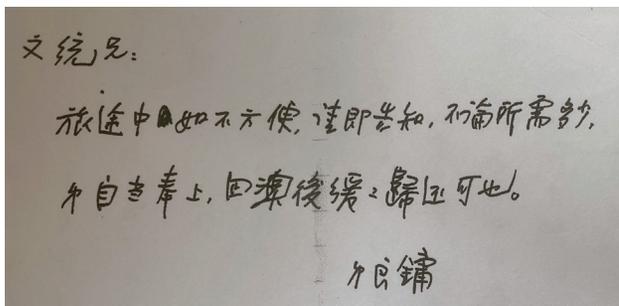
同行 同事 同年 大先輩
亦狂 亦俠 亦文 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輓

這句「自愧不如」，梁羽生也曾對金庸說過。兩老各成大家，各有特色，感情一直很好。較量的是「粉絲們」，甚至是研究武俠小說的專家。

佟碩之〈金庸梁羽生合論〉難平的風波

當年一篇佟碩之的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載



梁羽生二〇〇六年在香港中風入住伊利莎伯醫院期間，金庸在探訪時留下字條給老友：「文統兄：旅途中如不方便，請即告知，不論所需多少，弟自當奉上，回澳後緩緩歸還可也。弟良鏞」。

頁六十一），攻訐就來了。說梁羽生抬高自己以貶低金庸。倪匡倪大俠便是其中一員猛將，攻擊梁羽生不遺餘力。知情者如筆者等深感無奈。此後有評論說梁羽生的文學修養、詩詞對聯功夫不及金庸，梁羽生才向筆者吐苦水。

二〇〇〇年，北京大學及香港作家聯會合辦「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吳宏一教授發表論文〈金庸小說中的舊詩詞〉。吳教授再於二〇〇一年三月號《明報月刊》發表這篇文章，題目是：〈金庸小說

《海光文藝》一至三月號，一九六六年）一石激起千重浪。文章發表時沒有太大迴響。一九八八年，羅孚在北京《讀書》雜誌撰寫有關香港作家系列時，在其中一篇〈俠影下的梁羽生〉上透露了佟碩之即梁羽生一羅孚：《南斗文星高·俠影下的梁羽生》，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三，



梁羽生〈自況〉：「散木樗樗材，笑看雲霄飄一羽。人間境界異，曾經滄海慨平生。」

中的舊詩詞——梁羽生與金庸暗中較勁兒」。二〇〇

四年吳教授出版文集《留些好的給別人》（香港：明報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月），這篇文章收在下編。

吳教授自己在〈校後紀〉中說，這文集「分上下編，上編是小品文創作，下編是篇幅較長的有關文教學術的一些論述文字」。可知吳教授這篇是學術性文章。怪不得梁羽生認為學術研究而將他引以為傲的作品作如此評價，實在不能忍受。吳教授如何批評，因篇幅所限，這裏暫不作詳細解說了。

筆者也曾就吳教授此篇文章寫了差不多一萬字的分析（載《香港文學》二〇〇七年九月號二七三期、十月號二七四期）。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太過嚴肅認真了，甚至小題大做。不過，吳教授這篇文章令梁羽生始終不能釋懷也是事實。其實羅孚也已經就吳教授此論文在二〇〇一年六月號《明報月刊》寫過一篇文章來回應。可惜到了二〇〇四年，吳教授再將他的那篇〈金庸小說中的舊詩詞〉收錄在文集《留些好的給別人》內，沒有修改，梁羽生看到後更加

招攻心，記攻擊中了金庸的要害。梁羽生以『佟碩之』的筆名寫的〈金庸梁羽生合論〉一文，共兩萬多字，在《海光文藝》上，從創刊號起，連載了三期，而金庸應編者羅孚的邀約，卻只在《海光文藝》第四期，寫了一篇二千多字的〈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來作回應。他自謙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只要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他之所以寫武俠小說只是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際，復以娛人而已。」（《留些好的給別人》，頁一五五）。

但吳教授沒有一提，梁羽生也在第五期的《海光文藝》寫了一篇回應〈著書半為稻梁謀〉也是二千多字：「我非常感謝金庸兄的策勉，我對碩之兄說過，我只求我的武俠小說是杯白開水，沒有養料，能吸引讀者解解渴也就於願已足。我是『著書半為稻梁謀』，當然首先是解決生活，另一半則是努力做到供給讀者以白開水，這就要接受金庸兄以『文藝工作者』相期的勉勵了。」

如細看三篇分刊於五期的《海光文藝》的文章，

不能釋懷。吳教授說：「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報》系的同事，又是志趣相投的朋友，彼此非常熟稔，因此由梁羽生化名寫的這篇文章，可以想見，招

讀者當可以對當年的情況有更深入的了解。枉費羅老總統盡腦汁，請兩位武俠大師撰稿，最後《海光文藝》還是挺不住，出了十三期第二年就停辦了。

梁羽生的詩詞對聯選讀

至於梁羽生的詩詞對聯造詣，我在這裏隨手引些例子，讓讀者自己判斷。

一、《龍虎門京華》開篇詞（此詞寫於一九四二年，因為該小說已經預告刊登，連忙將舊作略加改動用上）。

〈踏莎行〉

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禪心未許沾泥絮。

絳草凝珠，曇花隔霧，江湖兒女緣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

二、《白髮魔女傳》開篇詞

〈沁園春〉

一劍西來，千巖拱列，魔影縱橫，問明鏡非台，菩提非樹，境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後世評！且收拾，話英雄兒女，先敘閒情。

風雷意氣崢嶸，輕拂了寒霜嫵媚生。歎佳人絕代，白頭未老，百年一諾，不負心盟。短鋤栽花，

長詩佐酒，詩劍年年總憶卿。天山上，看龍蛇筆走，墨潑南溟。

三、七絕三首擬《白髮魔女傳》卓一航詩贈玉羅刹。

蝶舞鶯老又一年，花開花落每淒然，此情早付東流水，卻趁春潮到眼前。

浮沉道力未能堅，慧劍難揮只自憐，贏得月明長下拜，心隨明月逐裙邊。

補天無計空垂淚，恨海難填有怨禽，但願故人能諒我，不須言語表深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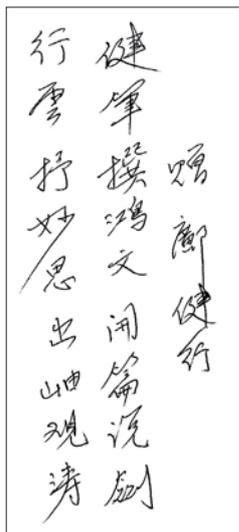
大家看原著可以知道卓一航的故事和形象，對這三首詩可以有更深入的體會。

四、《蝶戀花·和黃苗子》（梁和黃是好朋友，

詳註見《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香港：天地圖書，二〇〇八，頁二一五。）

踏遍青山人未老，休笑相逢、朋輩皆翁媪。風雨幾曾起倒，關情憂樂忘飢飽。

浪跡天涯惟默禱，夢繞神州，只盼佳音報。更起樓台前景好，省伊宮女談天寶。



梁羽生〈贈鄭健行〉：
「健筆撰鴻文，開篇說劍；
行雲抒妙思，出岫觀濤。」

註：清道光年間，進士邱景湘。因案遣戍伊犁，自題一聯：「無端風雨驚花落，更起樓台待月明。」

五、〈水調歌頭·詠胡榮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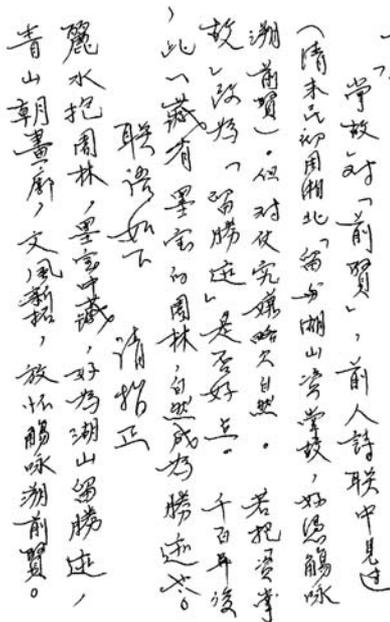
四海皆兄弟，情注一楸枰。喜看橘梅競秀，棋國任縱橫。來自天南地北，打破語言隔閡，談藝鬥心兵。九戰風雷激，笳鼓動神京。

帥旗立，擂台建，會群英。亞歐美澳名將，紛起撼堅城。但有十連霸在，未許雷池輕越，談笑復清平。棋運今隆盛，國運亦當興！

（編按：此手跡見封底內頁）

梁羽生精好對聯，往往即席揮就，著有《名聯觀止》，介紹古今各類對聯二千二百餘副。

苗子是：



梁羽生〈題黃苗子園林聯〉：「麗水抱園林，墨寶中藏，好為湖山留勝迹，青山朝畫廓，文風新拓，放懷觴詠溯前賢。」聯前寫上有關為何用「留勝迹」對「溯前賢」，而不用「掌故」對「前賢」的創作心跡。

六、〈自況〉

散木樗材，笑看雲霄飄一羽。
人間境異，曾經滄海慨平生。

七、〈贈鄭健行〉

健筆撰鴻文，開篇說劍；
行雲抒妙思，出岫觀濤。

八、〈題蒙山文筆寶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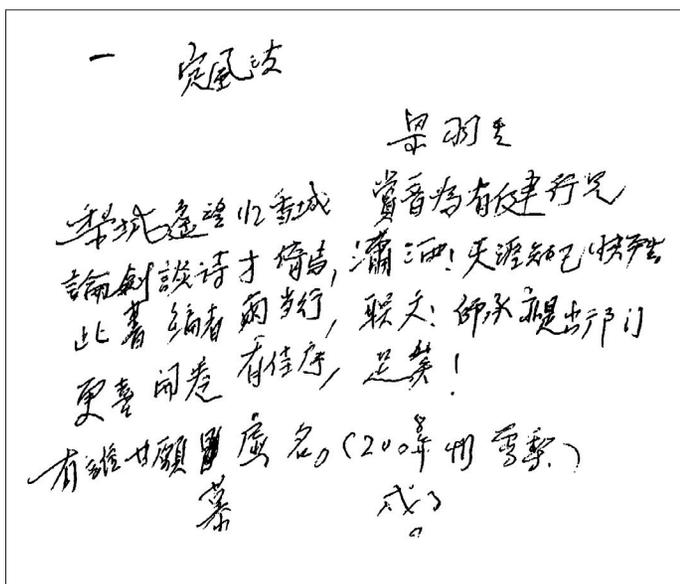
文光映日，到最高處開闊心胸，看鄉邦又翻新頁；
筆勢凌雲，是真才人自有眼界，望來者更勝前賢。

九、〈題黃苗子園林聯〉

麗水抱園林，墨寶中藏，好為湖山留勝跡，
 青山朝畫廓，文風新拓，放懷觴詠溯前賢。

十、〈定風波·題《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

梨城遙望憶香城，賞音為有健行兄，
 才倚馬，瀟灑！天涯知己快平生。



梁羽生〈定風波·題《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

此書編者兩當行，聯文！師承亦是出廊門，更
 喜開卷有佳序，足矣！有誰甘願慕虛名。

註：此為梁公生平壓軸之作，身在澳洲悉尼陳秉
 達療養院，手腳不靈，行動不便，但頭腦極為清晰。

別人送給他的詩詞對聯也很多，我這裏也引幾
 首讓讀者自己體會他和友人之間的情誼：

十一、劉伯端〈踏莎行·題梁羽生說部〉（《白
 髮魔女傳》）

家國飄零，江山輕別，英雄兒女真雙絕。玉簫
 吹到斷腸時，眼中有淚都成血。

郎意難堅，儂情自熱，紅顏未老頭先雪。想君
 亦是過來人，筆端如燦蓮花舌。

十二、羅孚〈贈梁羽生〉（知梁羽生者，莫若
 羅老總）

金田有奇士，俠影說羽生。
 南國棋中意，東坡竹外情。
 橫刀百嶽峙，還劍一身輕。
 別有千秋業，文星料更明。

十三、鄭健行教授送給梁公的對聯

舉世陳言始著新文開俠統
 一園生意爭鳴翠羽繞雕梁



鄺健行教授送給梁公的對聯：「舉世陳言始著新文開俠統，一園生意爭鳴翠羽繞雕梁。」。梁羽生認為此聯最能代表他，竹刻掛蒙山梁羽生公園門前。

希望武俠小說以外，讀者有閒時多讀梁羽生的詩詞對聯和散文。

最後，記起梁羽生的莫逆之交《商報》前老總張初前輩的說話：「香港欠梁羽生一個獎。」

（本文圖片及手跡由楊健思提供。楊健思為梁羽生入室弟子，原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課程發展主任。）

◎

十六、楊健思〈念梁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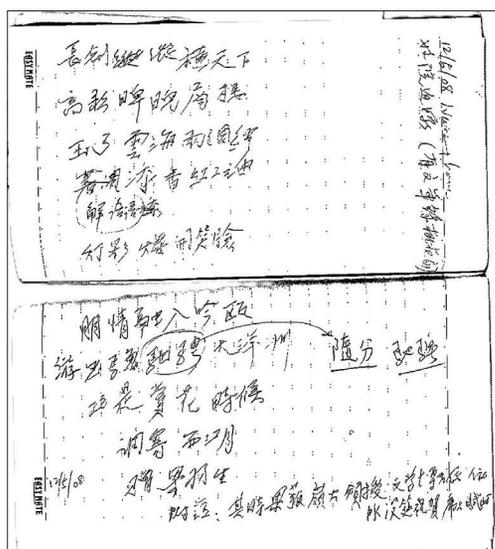
片羽雲霄 名垂說部
一生心事 孰解斯人

十四、彭永滔〈西江月〉

長劍縱橫天下，高歌睥睨層樓。玉弓雲海兩綢繆，解意添香紅袖。
燈影燦開笑臉，朋情融入吟甌，遊驄隨分大洋洲。正是賞花時候。

十五、鄺健行〈悼梁羽生〉（鄺教授當年兩番邀請梁到浸會大學訪問，舉辦講座。一時盛事，二人詩、詞、對聯交流切磋）

一老遙聞逝，高情念不遷；
衰扶仍講武，海隔遂凌天；
序卷殷勸囑，題詞感激傳；
每吟騷雅句，悵惋望南躔。



彭永滔〈西江月〉。彭為梁羽生移居澳洲時期好朋友，療養期間，彭往探視，梁背誦並寫下。

梁羽生「早年立志從事文藝工作，後來也以文藝小說的標準來創作武俠小說」，「封劍」後又陸續寫作楹聯研究的文章。梁氏爲了創作出好的小說作品，將自己的文學素養、對歷史的研究和各種雜學加以運用到寫作中，作品中詩詞尤爲古雅，爲武俠小說帶來一番新氣象。

——編者

孤懷統覽任平生 ——寫於文統公百年誕辰之際

陳瞻淇

北宋易學家邵雍曾有詩句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揮塵時。」套用至陳文統先生之創作，可稱爲「生公非是愛武俠，俠是生公揮塵時」。

博觀約取真才子

陳文統先生學識淵博，諳熟歷史、詩詞、對聯、掌故、圍棋、象棋等，是著名作家、楹聯學家和棋評家，於文辭一道涉獵極廣。數十年來在報紙上開設多個專欄，除武俠小說上千萬字外，其各類專欄文章亦上千萬字之巨。

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封劍，封的只是三十年來的「筆蕩江湖」生涯而非就此封筆，仍然繼續數十年來的文史小品寫作，陸續刊載於香港《大公報》、《香港商報》、新加坡《星洲日報》等，筆耕不輟。他並未另起爐灶而獨掌一門，而是遠離政治和商業，如中唐元白「元和體」一般，「其間感物寓意，可備蒙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粗，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由此陸續如寫武俠小說般刊發，再結集出版，有《筆·劍·書》（一九八五）、《筆不花》（一九八六）、《名聯談趣》（一九九三）、《筆花六照》（一九九九）、《筆花六照》（增訂版，二〇〇八）等。先生用功最勤、貢獻最大的是楹聯的創作與研究。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設了三年四個月的每天見報的「聯趣」專欄，後結集為《古今名聯談趣》（一九八四）、《名聯觀止》（增訂版，二〇〇八）分上下集，《名聯觀止》（二〇一七）增補《香港商報》的「聯上趣」專欄內容而使其「聯話」更為完整。先生武俠小說回目精工巧妙，



梁羽生《名聯觀止》（增訂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資料圖片）

之，先生詞宗南宋白石、玉田以來的一派，古雅峭

可作為名聯集錦品鑑。

先生長於詩詞創作，僅小說中的開篇詞、終篇詩及書中間涉詩詞便足結成厚重專集。故此乃有二〇〇八年楊健思輯錄之《統覽孤懷——梁羽生詩詞、對聯選輯》一書，分為「少年詞草」、「彈鋏歌」、「劍外集」三部分，選錄先生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初期的詩詞作品、武俠小說中及此外的部分詩詞和對聯。先生知交鄭健行教授在該書序中特地提到：「總覽先生著冊，多納詩詞。所以抒角色之感興，所以助情節之推移。非擲擻於義山，乃推敲之无本。風貌去昔賢，未逾尺咫；文辭見他作，頗訝馬牛。蓋先生少炙名家，早通律調。每能寄意，尤擅倚聲。往往搖曳清冷，飛冷香於秀句；嘯吟振觸，憶故劍之平生。至味堪尋，一時莫比。然而雖遵章回之軌轍，亦寓時代之精神。……若夫先生聯語之雅文律切，回目之工穩意賅；此特詩詞之餘藝。茂根而遂實，沃膏而晔光；可以不煩論議者矣。」結合該書收錄詩詞統觀

拔，清麗婉約，在意象、色調、抒情方式上獨具一格，展現出狷潔的文化人格。先生在小說正文中大量運用詩詞楹聯（包括小說名與回目），不僅文采斐然，對渲染環境、交代背景、促進情節發展和人物塑造等都能起到推動作用，甚至成為情節轉捩關鍵，並且平添了文人雅致，提升了小說意境與格調。尤其是開篇詩詞或者結尾詩詞，都能奠定全篇基調和總結提煉全篇主題，有意味深長、韻致悠遠之美學意蘊。

先生採用多個筆名，撰寫各類文史小品。比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開始使用「陳魯」的筆名，用於圍棋、象棋的棋話與棋評，出版有《穗港棋王會戰紀評》（一九五五，署名陳魯，與王蘭友合著）等；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以「時集之」的筆名在香港《商報》開設專欄，其間一九八六年一月初至一九八七年五月底的「摘錄評點《金瓶梅》」專欄以每日一篇的量累計三十二萬餘字，後結集為《梁羽生閑說金瓶梅》（二〇〇九）；四百多篇談論民國時期詩詞作品的文章後結集為《梁羽生妙評民國詩詞》（二〇一六）。

其他筆名，如以「梁慧如」寫歷史小品，以「馮瑜寧」寫文學隨筆，以「李夫人」之名主持「李夫人信箱」等，這些散文、評論、隨筆、棋話，後結集為《史話一千年》（一九五四，署名梁慧如）、《婚姻與家庭》（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文

藝雜誌》（一九五五，署名馮瑜寧）、《人生與友誼》（一九五五，署名馮浣如）、《中國歷史新話》（一九五六，署名梁慧如）、《三劍樓隨筆》（一九五七，與金庸、百劍堂主合著）、《李夫人的信》（一九五八，署名馮浣如）、《古今漫話》（一九六九，署名梁慧如）、《人生的探秘》（一九七二，署名馮浣如）、《文藝新談》等。此外還有「馮顯華」、「幻萍」、「佟碩之」、「鳳雛生」等筆名。

境界始大開新派

先生早年立志從事文藝工作，後來也以文藝小說的標準來創作武俠小說。

他曾指出武俠小說完全可以符合文藝小說的要求，即反映時代、塑造典型人物及藝術感染力。怎樣才能寫好武俠小說？「寫好武俠小說並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備相當的歷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知識，並有相當的藝術手段、古文底子，而且還要懂得中國武術的三招兩式，才能期望成功。」撰寫者的創作態度應當端正。他在一九七七年應新加坡寫作人協會的邀請作「從文藝觀點看武俠小說」的演講時，介紹了自己創作武俠小說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時代的歷史真實；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先生一貫主張，武俠小說的創作需要多方面的

知識和文化儲備。僅僅把文本和形式當作突破口，對傳統文化、對歷史、對文學沒有真正認識的作者，是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來的。從這一點反觀先生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會發現既繼承了傳統小說的形式和審美，又摒棄了傳統武俠小說一味復仇、嗜殺的傾向，將現代的歷史政治觀念融入武俠小說；不僅將傳統小說中詩詞、回目等藝術形式大加發揮，而且提出「以俠勝武」的創作觀念，賦予「武俠」新的含義，將武俠小說這一通俗文學類型提高到一個新的藝術境界。

先生撰述武俠小說時受到當時文學政治觀念的影響，創作中展現出以人民性為本位的俠義觀，幾乎每部都在明確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從唐至晚清，搭建起屬於自己的宏大江湖世界和歷史譜系。主人公多能做到俠義精神與歷史責任的統一。所以他筆下江湖義士較少，憂國憂民、為國為民的歷史英雄較多，一新明清以來白話小說英雄人物為官府、帝皇權臣分憂之風氣，極具現代意義。由此，他筆下不僅有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名士遊俠，亦如《紅樓夢》般刻畫出一批智勇美兼具並勇擔重任、遠勝鬚眉的女性形象。

但開風氣不為先

與此同時，宏大敘事下乃有師老兵疲之弊，比如模式化的創作傾向，主題和人物性格的單一，對



人性世態的描摹偏於浪漫而缺深刻，傳統白話小說創作那種枝節曼衍、說教甚重的筆法在其後期創作中也多有體現，等等。

中國武俠文學研究專家陳墨在二〇〇九年緬懷先生的〈情懷梁羽生——莫道萍蹤隨逝水〉中寫道：

閱歷深厚而才華橫溢，偏率性懶散而不善經營，的確是生公大俠為文和為人的重要特徵。若善經營，其小說藝術張力可發揮到另一重天地；若不懶散，而對其小說進行必要的修訂整理，則其小說必更少瑕疵而更多精彩，俠迷梁粉必有更多可探討可讚歎的話題。小說之內如此，小說之外亦如此，梁園雖好，其值不彰，未嘗不是缺少內外經營之故。

這種「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心態，學養豐厚、才氣非凡卻始終心有旁騖，終致先生僅成就一代武俠小說宗師之名。

先生心思純摯，秉性率真溫厚。中山大學洗玉清教授說他「忠厚坦摯，近世罕見」，可視為不通世務的另一說辭。香港詩人舒巷城贈詩「裂笛吹雲歌散霧，萍蹤俠影少年行。風霜未改天真態，猶是書生此羽生。」詩中的末句，令先生大呼「知我者，巷城也」。識者則以為如此書生品質，做學問或寫詩或許是美質良才，作為小說家則未免有所欠缺，這也許就是先生武俠小說中創作主題、人物刻畫、

情節場面等過於單一的根源所在吧。再就是陳墨先生在《香港武俠小說史》中所指出的：「在獨立意志、獨立個性追求，以及獨立思考勇氣、習慣和能力等方面，梁羽生與金庸有很大不同」，加之創作中後期如同還珠樓主般魚龍曼衍，互文迭出，終致藝術表現效果打了折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期找不到修訂出版《武林三絕》的恰當方案。

俠情遺韻在人間

先生曾有集句聯：「俠骨文心，雲霄一羽；孤懷統覽，滄海平生。」此聯既暗嵌「文統」、「羽生」之名，又是他的人生寫照。「俠骨文心」為其武俠主題亦寓其為人要義，「孤懷統覽」見其廟堂之高廊廡之大，將其平生情懷抱負、功業感慨悉納此聯。他開創了一個新武俠繁榮的時代，是一位真正彰顯中國武俠文化的大師。

二十年前，也就是二〇〇四年六月，先生在《筆花六照》再版後記中回顧創作生涯，寫道：「往事並不如煙，要說是說不完的，能說多少就多少吧。這正是：舊夢依稀記不真，煙雲吹散尚留痕。」話語一如既往的低調，卻絲毫不妨礙他在中國武俠小說史以及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作者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文學博士、編審。）

◎

「雕是減，塑是加」，雕塑創作本身就是激發自我潛能的過程。泥塑從內在骨架到泥巴的增減，包含了破立與虛實；從泥胎到高溫銅水冷卻後的凝固，一切都不能未卜先知。要學會留白，也要懂得適可而止，與研究武學一樣，需歷經涅槃終成正果，雕塑作品創作過程本就蘊含着取捨的哲學之道。

為梁羽生造像

陳建華

初識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生在沿海內地一個小城鎮，成長在一個文化娛樂形式相對單一的時代。偶然間，通過一本武俠連環畫、一段收音機裏的評書、一部港產武俠影視作品接觸到了全新的武俠世界。那時，以金庸和梁羽生為代表的武俠小說及改編作品，使得我們青少年時期精神不再匱乏，他們的作品成為了我們重要的閱讀材料和精神寄託，這些小說啟蒙了我們對於江湖、英雄、愛情與道義的理解。

我十歲前後在祖父祖母家生活，祖父生於一九二四年（與梁羽生先生同年出生），小時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館閣體書法，頗愛閱讀。他時常在午後拿起放大鏡翻閱小說，記得眾多小說封面中就有「梁羽生著」和「金庸著」的字樣。我也會翻上幾頁，看到封面書法題字和書中插圖定會拿出紙筆描摹一番，畫面中有刀光劍影和英姿颯爽的人物，祖父每每看到我的「作品」總會誇我畫的真「像」，彼時，我就與武俠結緣了。

再識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領路人」和「開創者」，以其獨特的文風、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鮮明的人物塑造，吸引了大量讀者，成為推動武俠文學熱潮的重要力量。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武俠小說在內地一度遭到批判，梁羽生的作品也不例外。這一時期，內地讀者對梁羽生及其作品的認識十分有限，主要通過私下流傳的手抄本或走私入



陳建華為梁羽生先生塑像時，奮筆疾「塑」中，思緒中滿是先生筆下穿越時空的人物形象和蕩氣迴腸的家國情懷。（陳建華提供）

境的書籍，形成了一種地下閱讀的文化現象。

一九七八年以後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隨着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場的逐步開放，武俠小說開始得到官方的認可和社會的廣泛接受。梁羽生的作品，連同金庸、古龍、溫瑞安等人的武俠小說，猶如一股清風，迅速風靡內地。這個時期，出版社開始正式引進和出版梁羽生等作家的小說，使得更多的讀者能夠接觸到這些作品。

進入九十年代後，梁羽生的更多作品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進一步擴大了他在內地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那時正值香港電影的黃金時期，猶記初次看張國榮與林青霞合作的《白髮魔女傳》時，被電影獨特的武俠美學瞬間給拿捏。電影從小說原著文字中來又高於文字本體的抽象表達令人驚艷，林青霞演繹的白髮魔女冷艷絕倫堪稱武俠美人典範，更被卓一航和練霓裳之間愛恨交織、跨越正邪的愛情所震撼。這些影視作品不僅讓原有書迷得以重溫經典，也讓更多未曾閱讀原著的觀眾認識並喜愛上了梁羽生的武俠世界。

造像

梁羽生先生筆名姓源自於中國文人輩出的南北朝之「宋、齊、梁、陳」時期，「梁」在「陳」首先在表達繼承梁陳文統自勉之意，結合台灣友人贈佳句「羽客傳奇，萬紙入勝；生公說法，千

古通靈」，得「羽生」之名。從先生的筆名足以窺見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敬之情，魏晉風度或許是先生「俠義」精神的溯源了。

無獨有偶，我自大學起就一直學習和生活在六朝古都南京。二〇一八年為紀念南京博物院鎮館之寶《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出土，我為南京西善橋創作了一組「竹林七賢」群雕，先生倡導的「武俠精神」與七賢崇尚自由、追求獨立人格和正義節操，以及返璞歸真的生活態度一脈相承。先生向來以名士自居：「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這兩句詩就是其氣質的彰顯，他筆下的俠客豪情萬丈，而他本人確虛懷若谷、溫柔情長。

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其雕塑形象應展現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學大師的氣質。塑像應着重體現出他的學者風度，以及對武俠文學的深遠影響。梁羽生的作品中人物較為正統，往往遵循傳統武俠的道德規範，強調忠、義等價值觀，因此，塑像應傳達出正義感和對傳統的尊重。

我在創作先生胸像構圖時虛化了人物兩側肩膀和胸背的實體，先生微微領首，塑痕內斂的西服隱約可見，順着領口虛化至基座。意在展現其在武俠文學領域的「先河」身份，同時，虛空的雕塑構圖象徵着先生虛懷若谷的人生態度。唯重點刻畫了先生爽朗的笑容，眉目之間有着微妙的情感深度，映射了他筆下人物和自身豐富而細膩的人生情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四日，也就是金庸先生逝世後的第四天，我創作了金庸先生胸像。雕塑中把倚天劍、屠龍刀和蓋世神功化作了一條「意象」圍巾，先生眯眼昂首笑看風雲過。與金庸先生雕塑凌厲的塑痕風格不同，我在塑造梁羽生先生時的手法溫和謙遜相對含蓄「隱逸」。兩尊塑像呈現的構圖狀態是迥異的，塑造手法也各有不同，但二者的「姿態」是中正的，二者洞察的是正義、忠誠和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兩尊雕塑眉宇之間呈現出對人生的豁達氣度是相通的。

「文以載道，歌以詠志」，我與武俠結緣，與造俠者神交，故「塑」當以傳神。為梁羽生先生塑像時，奮筆疾「塑」中，我思緒中滿是先生筆下穿越時空的人物形象和蕩氣迴腸的家國情懷。我把他的文學成就、人格魅力及其對武俠文學乃至中華文化傳承的貢獻，以泥土凝聚成了一尊實體雕塑，是為「武」；而銅像的眉目之間，洞見的是一代文學大家笑看世間的睿智眼神，是為「俠」。

今以先生之造像，致敬造俠者百年誕辰，致敬香港文學下一個百年！

（作者為中國當代雕塑家，雕塑作品多次入選國家藝術基金、江蘇省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等項目。）



作者與梁羽生因公相識，又因歷史、詩詞而結交。此文記作者與梁羽生討論談三國孫夫人的對聯，又提到一次受梁所託到調景嶺代送稿費的往事。

——編者

與史為友的梁羽生

李烈聲

前些日子，我寫了一篇有關與查良鏞先生交往的短文，純為紀念離世師友印象而作，並無憑藉故友關係而撈取名利之意。今天，我又寫一位與查先生齊名的武俠小說家梁羽生的紀念文章，仍是純屬紀念故友而作。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由於國共之爭，社會上出現一種非黑即白的現象，其中特別以報界為然，明明是很熟的朋友，如果你進了左報，右報朋友便一夜之間友情消失殆盡，陌路相逢，你不知天高地厚，向他打個招呼，冷不防他白眼看天，扭過頭來，向路溝「喀吐」一聲，吐一口濃痰，令你非常難堪。反之亦然，於是，交朋友交得辛苦異常。

那時候，我在澳門一家右派報館當副刊編輯，薪酬既低，糧期又不準，常常弄到「一索咁身」（身無分文），只得盡量找外快，窮鬼書生，找外快只有替報紙寫稿一途，我既乏人事關係，又無貴人帶挈，只好漁翁撒網，左報右報不限，把稿子寄去，如蒙青睞，稿子出街，收到稿費單，便多一筆收入。可幸天無絕人之路，我寫的文史掌故散文，只談前朝恩怨，不提現代政治，頗合總編輯大人胃口，右報如《天文臺報》，左報如《大公報》，都蒙採納，被朋友譏為「左右逢迎，細大不捐」，譏笑由他譏笑，稿費我自領之。

我居於澳門，領稿費需過大海往港，有時，領稿費剛巧遇到編輯在場，便由寒暄而成為朋友，右報認識陳孝威、姚勵頤，左報認識羅孚、梁羽生。

梁羽生給我的印象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我知他故鄉是廣西蒙山，我幼年隨父到過梧州，知道蒙山隸屬梧州，梧州人大多會說廣東話，我用廣東話與他溝通，並無困難。

一回生，兩回熟，偶而梁羽生編務清閒，相約到冰室喝咖啡，那時，他好像還未從事撰寫武俠小說，我們談話，三句不離本行。話題都是離不開文史與掌故，從言談中，我發覺他對於古人詩詞非常嫻熟，遠

遠比我讀過的為多，我深愧不如，他把我引為同道，說：「我們這類人，都是與史為友。」

記憶中有一回我們談到三國時代劉備的孫夫人，和後人對她的評價。他說，「某地孫夫人祠有一副對聯」：

思親淚落吳江冷 望帝魂歸蜀道難

「此聯貼切而淒婉，真是才人之筆。」我完全同意，我同時也舉出黃仲則〈靈澤夫人祠〉（孫夫人殉夫沉江，後人建祠紀念她，祠名「靈澤夫人祠」）詩中一聯：

一慟無由思已絕 兩家多故事難言

比前者更感人，直揭孫夫人心事，梁羽生先生也說：「深獲我心，可知英雄所見略同」，我們相視而笑。

有一次，我又赴港領稿費，梁羽生先生問我：「XX先生家住調景嶺，他有一筆稿費存在我手中，你如去訪他，請你順便帶給他。」我和XX先生是忘年之交，他臥病調景嶺，我正要去看他，便一口答應，接過鈔票，順手帶一份當日副刊登載XX先生文章的報紙上路。

早年，調景嶺還是一片荒山野嶺（據說曾有洋

人在該地因生意失敗而自縊，又稱「吊頸嶺」），我對該地環境非常陌生，不虞有他。我由中環前往，既要乘車，又要乘船，更要走路，其時正值南國夏季，烈日當空，驕陽如火，曬得石頭快要熔化，我一面走路，汗流浹背，正想找個地方歇歇腳、喝喝水，無奈遊目四顧，除了野草便是石頭，盡是紙皮鐵片簡陋小屋，沒有士多仔、咖啡店或冰室，正煩惱之際，忽然聽到一聲吆喝：「來！喝杯茶吧！」

我喜出望外，循聲一看：一株榕樹下有一個茶水檔，一個老人家手持葵扇向我招手，招呼我坐在舊木箱上，斟一大碗茶，我如渴驢奔泉，一飲而盡，坐下休憩。誰料老人家拿起我手中的報紙一看，老臉頓時變得醜惡不堪，粗聲罵我，怒目相向，一副殺氣騰騰氣象，我正要掏錢付帳，他大掌一揮：「滾！我不要你的臭錢！」

對此不可理喻之人，只好避之若浼。找到XX先生，把稿費交代清楚，提起喝茶受辱一事，他哈哈大笑：「忘了告訴你，這裏有些人，已到不可理喻之境了。」

我後來把此事告訴梁羽生先生，他也為之搖頭苦笑。如今，調景嶺舊地變新顏，梁先生已主懷安息，但我每次到調景嶺，還是想起梁羽生交付給我代送稿費的往事。

（作者又名李瑞鵬，詩人，九十多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梁羽生生平表

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廣西蒙山人，另有筆名幻萍、馮顯華、馮瑜寧、梁慧如、李夫人（馮浣如）、陳魯、鳳雛生、佟碩之、時集之、石花、魯凡、魯戈等。

1924年 3月22日生於廣西省桂林道蒙山縣龍定里文圩鄉屯治村（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蒙山縣文圩鎮屯治村）。

1945年 就讀嶺南大學化學系，翌年轉讀經濟系。選修金應熙「中國通史」課程，受其影響參加中文系的「藝文社」。

1949年 6月提早畢業，由校長陳序經薦往香港《大公報》任英文翻譯。年底調往副刊科，任助理編輯。

1951年 調往《新晚報》。

1954年 1月，首次以筆名「梁羽生」，撰〈太極拳一頁秘史〉一文評「吳公儀與陳克夫國術表演暨紅伶義唱籌款大會」。18日，和羅孚商定創作武俠小說。20日，小說《龍虎門京華》於《新晚報》連載。

3月19日，署名「李夫人」的雜文〈中學生應不應該談戀愛？〉於《新晚報》刊出。8月1日《龍虎門京華》連載完畢，同月11日開始連載《草莽龍蛇傳》。11月19日，泰國《中原報》轉載《龍虎門京華》，引起東南亞華文世界的興趣。

1955年 2月5日，《草莽龍蛇傳》完結；推卻《新晚報》的小說稿約，舉薦金庸。月間，接管《大公報》象棋欄目，邀楊官璘、黎子健等棋手撰稿。

1956年 10月5日，雜文〈談「新派武俠小說」〉於《新晚報》刊出，確立「新派」之稱號。23日起，與金庸、百劍堂主一同主持專欄「三劍樓隨筆」。

1957年 1月30日，「三劍樓隨筆」宣布暫停，梁羽生共寫28篇。

8月5日，小說《白髮魔女傳》於《新晚報》連載。18日，達謀〈評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由《武俠小說週報》連載，共七期，是新派武俠小說第一次受到深刻批評。年底，推卻《晶報》的小說稿約，舉薦顧鴻（江一明）。

1958年 10月4日「三劍樓隨筆」專欄重開。12月23日，「三劍樓隨筆」續集迎來最後一篇，梁羽生共寫八篇。

1959年 小說《白髮魔女傳》改編同名電影由峨

眉電影公司開拍，分上、下、大結局三集上映。

1962年 6月，美國《中華新報》轉載《萍踪俠影錄》，新派武俠小說登上親台報紙。10月隨香港記者代表團赴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並以《大公報》代表身份出席人民大會堂的國宴酒會。

1963年 1月1日，小說《大唐游俠傳》由《大公報》連載。

1967年 5月22日，受「六七事件」之「五二二花園道事件」影響，《慧劍心魔》暫斷，至6月4日恢復後不再有雲君插圖。

1979年 9月由廣東省作協推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81年 2月1日，《白髮魔女傳》由廣州《南風》連載，大陸報章開始登載「新派」武俠小說。6月，廣東人民出版社《萍踪俠影錄》出版，大陸開始出版「新派」武俠小說。

1982年 3月22日，雜文〈談心事·話封刀〉於《星洲日報》刊出。

1986年 6月退休。

1987年 12月25日，《飛鳳潛龍》由台灣《民聲報》連載，打破台灣報紙不刊左派武俠小說之例。9月移民澳洲，定居悉尼。

1988年 1月1日，台灣解除報禁，《女帝奇英傳》由台灣《台灣日報》連載；2日，《還劍奇情錄》由台灣《中央日報》連載；6日，《白髮魔女傳》由台灣《自由時報》連載。

1992年 深圳海天出版社「梁羽生系列」開始出版，是大陸第一套有正規授權的梁羽生武俠小說集。

1995年 9月22日，和金庸同獲北京「首屆武俠文學研討會」之「金劍獎」。

2003年 8月，悉尼 Macquarie 大學開設中國武俠課程，受邀解說《白髮魔女傳》題詞。

2004年 11月30日，至香港嶺南大學接受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2006年 7月舉行「梁羽生文化收藏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活動，捐藏書、實物、信件、手稿、照片、著作共計八百八十二件，是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第一位武俠作家。

2008年 11月7日，獲「澳華文化界終身成就獎」。

2009年 1月22日離世，享年84歲。31日下葬悉尼市北區麥考里公園的公墓。

（渠誠提供、本刊資料室整理。）

梁羽生小說年表

渠誠 製作

名稱	刊物	屬地	連載日期(年.月.日)	備註
《龍虎門京華》	《新晚報》	香港	1954.01.20-1954.08.01	
《草莽龍蛇傳》	《新晚報》	香港	1954.08.11-1955.02.05	
《七劍下天山》	《大公報》	香港	1956.02.15-1957.03.31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82.03.25-1982.08.08	修訂本
	《羊城晚報》	大陸	1984.10.05-1985.10.24	修訂本
《塞外奇俠傳》	《週末報》	香港	1956.08.18-1957.02.23	
	《新晚報》	香港	1979.04.29-1979.08.15	修訂本
	《特區文學》	大陸	1983.03-1984.01期	另一修訂本，名「飛紅巾」
《江湖三女俠》	《大公報》	香港	1957.04.08-1958.12.10	
	《新明日報》	新加坡	1983.06.01-1985.05.19	修訂本
	《大公報》	香港	1983.09.01-1985.10.17	修訂本
《白髮魔女傳》	《新晚報》	香港	1957.08.05-1958.09.08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82.09.30-1983.03.15	修訂本
	《聯合晚報》	新加坡	1983.03.16-1983.06.23	接《星洲日報》
《萍踪俠影錄》	《大公報》	香港	1959.01.01-1960.02.16	
《冰川天女傳》	《新晚報》	香港	1959.08.06-1960.12.18	
	《新晚報》	香港	1979.12.31-1981.08.11	修訂本
	《聯合晚報》	新加坡	1983.06.24-1985.01.08	修訂本
《散花女俠》	《大公報》	香港	1960.02.23-1961.06.22	
	《香港商報》	香港	1986.05.21-1987.12.29	修訂本
《還劍奇情錄》	《香港商報》	香港	1961.02.17-1961.06.23	
	《新晚報》	香港	1978.11.27-1979.04.28	修訂本
	《特區文學》	大陸	1984.04期-1985.02期	另一修訂本
《冰魄寒光劍》	《武俠與歷史》	香港	1961.03.01-1961.09.29	有「鳳雛生」「梁羽生」兩種作者署名
	《新晚報》	香港	1979.08.16-1979.12.30	修訂本
	《體育之春》	大陸	1983.08期-1985.04期	另一修訂本，名「幽谷寒冰」
	《香港商報》	香港	1985.12.01-1986.05.20	另一修訂本，名「幽谷寒冰」
《女帝奇英傳》	《香港商報》	香港	1961.07.01-1962.08.06	
	《花地》	大陸	1984.03期-1986.03期	修訂本，名「唐宮恩怨」，斷
	《聯合早報》	新加坡	1985.04.19-1986.03.20	修訂本，名「唐宮恩怨錄」
《聯劍風雲錄》	《大公報》	香港	1961.07.03-1962.11.25	
《雲海玉弓緣》	《新晚報》	香港	1961.10.05-1963.08.09	
	《聯合早報》	新加坡	1983.08.21-1985.04.18	修訂本
《大唐游俠傳》	《大公報》	香港	1963.01.01-1964.06.14	
	《聯合早報》	新加坡	1986.03.21-1989.05.16	修訂本，內容包含《龍鳳寶釵緣》
《冰河洗劍錄》	《新晚報》	香港	1963.08.24-1965.08.22	



《龍鳳寶釵緣》	《大公報》	香港	1964.06.25-1966.05.15	
《狂俠·天驕·魔女》	《香港商報》	香港	1964.07.01-1968.06.23	
	《新明日報》	新加坡	1985.05.21- 不明	修訂本
	《大公報》	香港	1985.10.18-1990.05.21	修訂本
《風雷震九州》	《新晚報》	香港	1965.09.22-1967.09.28	
《慧劍心魔》	《大公報》	香港	1966.05.23-1968.03.14	
	《聯合早報》	新加坡	1989.05.17-1990.11.20	修訂本
《俠骨丹心》	《新晚報》	香港	1967.10.05-1969.06.20	
《瀚海雄風》	《大公報》	香港	1968.03.15-1970.01.21	
《飛鳳潛龍》	不 明	香港	不 明	疑系 1968 年夏季所作
	《新晚報》	香港	1978.09.15-1978.11.26	修訂本
《鳴鏑風雲錄》	《香港商報》	香港	1968.06.24-1972.05.19	
《遊劍江湖》 《彈鋏歌》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69.07.01-1972.02.09	用名「遊劍江湖」
	《新晚報》	香港	1969.07.01-1972.02.04	用名「彈鋏歌」
	《大公報》	香港	1990.05.22-1993.07.19	修訂本，用名「彈鋏歌」
《風雲雷電》	《大公報》	香港	1970.02.09-1972.09.15	
《牧野流星》 《折戟沉沙錄》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72.02.11-1975.01.28	用名「牧野流星」
	《新晚報》	香港	1972.02.16-1975.01.13	用名「折戟沉沙錄」
	《大公報》	香港	1993.07.20-1995.05.31	修訂本，用名「牧野流星」，斷
《廣陵劍》 《仙琴絕劍》	《南洋商報》	香港	1972.06.01-1976.08.19	用名「仙琴絕劍」
	《香港商報》	香港	1972.06.03-1976.07.31	用名「廣陵劍」
	《新晚報》	香港	1985.01.01-1988.03.22	修訂本，用名「廣陵劍」
《武林三絕》	《大公報》	香港	1972.10.01-1976.08.16	
	《新晚報》	香港	1981.08.12-1984.12.31	修訂本
《彈指驚雷》 《絕塞傳烽錄》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75.02.10-1978.05.08	用名「彈指驚雷」
	《新晚報》	香港	1975.02.12-1978.04.10	用名「絕塞傳烽錄」
《劍網塵絲》 《幻劍靈旗》	《大公報》	香港	1976.09.01-1980.01.26	用名「劍網塵絲」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76.09.10-1980.02.13	用名「幻劍靈旗」
	《香港商報》	香港	1987.12.30-1989.07.26	僅含《幻劍靈旗》結集本內容
《武林天驕》 《龍鳳天驕》	《香港商報》	香港	1978.05.02-1982.03.09	用名「武林天驕」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78.05.09-1982.03.24	用名「龍鳳天驕」
	《新晚報》	香港	1988.03.23-1992.12.17	用名「武林天驕」
	《中國時報》	台灣	1988.08.18-1988.12.11	刪訂本，斷
《武當一劍》 《武當三劍客》	《大公報》	香港	1980.05.09-1983.08.02	用名「武當一劍」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80.05.27-1983.03.15	用名「武當三劍客」
	《聯合早報》	新加坡	1983.03.16-1983.08.20	接《南洋商報》
	《青年日報》	台灣	1989.05.10-1990.11.27	用名「武當一劍」，刪訂本
	《香港商報》	香港	1989.07.27-1991.04.14	用名「武當一劍」，刪訂本，斷

(本表數據來自于鵬、顧臻、渠誠，三位為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會員。)



老眼看書，講的是識力而不是視力。錢時的老眼相信曾觀千劍，目光如此犀利，讀書定多發見。老眼誠然可貴，倘能兼具「童心」，則更難得。

老眼童心



朱少璋
香港作家

甲辰上元七絕，唐突古人：「節屆元宵意惘然，童心老眼讀名篇。欺人最是生查子，燈月何曾似舊年。」既不見去年人；更不見，去年燈月。

「童心老眼」是個人在閱讀上的終極追求。「童心」容易聯想到「未泯」；「老眼」卻不一定「昏花」。網絡上流傳錢時的佳句：「一齋深處深深坐，老眼如燈照古書。」老眼看書，講的是識力而不是視力。錢

時的老眼相信曾觀千劍，目光如此犀利，讀書定多發見。老眼誠然可貴，倘能兼具「童心」，則更難得。

學術訓練向來着重議論、質疑、分析和客觀，久之老眼練就，習慣成自然，讀書如遇仇人：份外眼紅。批判、反對，不是不好，但老眼讀者倘能兼顧常情、常理、直覺和主觀，不忘以童心體貼文章、體諒作者，相信閱讀的樂趣會更大。

老眼可貴，童心難得；讀者到底能否相兼？只能在漫長的閱讀生涯中慢慢體會，細細推敲，好好修煉。最怕到頭來眼不夠老心不夠童，讀書只讀出個「小聰明」來。比如質疑愚公為了出入方便，竟然選擇移山而非搬家。連閱讀焦點都未弄得清楚，卻先把「小聰明」誤當成「大學問」了。

脂硯先生是兼具老眼與童心的讀者。《紅樓夢》第一回：「那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的剩下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脂批：「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老眼如炬，看得出「青埂」就是「情根」。又第二十六回寫林妹妹吃閉門羹：「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丫頭們來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麼？』晴雯偏生還沒聽出來。」脂硯先生並不認為犯駁，反而體諒作者的安排：「想黛玉高聲亦不過你我平常說話一樣耳，況晴雯素昔浮躁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脂批既合理又合情，是



以童心相印。

哀情鉅子徐枕亞筆下鴛鴦對對蝴蝶雙雙，作品中煽情的濫調陳腔，所在多有；惟其悼亡輓聯卻寫得實在好：「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著麻衣。」讀者莫要一開口就指責「乜細路仔咁唔生性」；倘能以童心感受一下，當識「嬉笑」二字真切動人。

不是面端手助，分趣，得呢。不課多能協書，十。子了，課多能協書，十。學的圖是沉和玩和挑每天。今有的力電世機學生利用鐘誰說沒有得呢。

一幅年畫兩箱書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總決賽暨頒獎禮在澳門舉行時，從作家分享環節中聽到內地編劇家張之路的閱讀故事。

張之路的童年時光裏，一分錢可以在小書店租閱一本連環畫，儲足三分錢便能買一個噴香的燒餅，但他看書的欲望壓倒了饑蟲。張之路一冊圖書在手，四個小同學在其後彎背探頭「打書釘」。店主當然覺

得過份，出言干涉。面皮薄的同學訕訕走開，其中一位潑辣的女同學強撐說，如果他把書讀出來讓我們聽，你又怎麼樣！店主笑了笑說，假如你們有人能說出《水滸傳》裏一百零八個梁山好漢的名字和諱號來，我會免費讓你們看二十本！豈知這正是張之路的強項。店主佩服了，沒有食言。

張之路走上的文學創作道路，應在少兒閱讀時開始鋪建起來。聽着，我想起童年時期的一張年畫。過大年前家裏張貼新揮春，為神位更換金花神紅，撕下廳子木板牆壁的舊年畫，糊一張新的。記得連續三年新貼的都是彩印《水滸傳》一百零八將。它真耐看，讓我們兄妹不厭地在畫中作一番追尋，不作更新題材內容之想。人物形象與脈絡在心，後來把這部小說拿上手易讀多了。

我也想起那兩小箱圖書。念小學五年級時，學校還未有空間設立圖書館，新來的班主任老師到果欄街買來兩個載水果的木板箱子，動手加造一扇櫃門，安裝門鎖，放進搜集得來的舊圖書，置於課室後頭讓學生借閱。拿鑰匙的同學恍如大馬金刀，負責開鎖、登記、上鎖，無虞圖書有失。在普遍家庭只重視為米缸添雜餘糧、對圖書既無意識也買不起的日子，是老師帶動起課外閱讀，借來的《苦菜花》，是我閱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什麼是文學？我是懵懵然的，然而文字像一個旋渦把人吸引進去，隱隱嘗到敘述、描寫所給予的豐美滋味。

所幸我有開明的家長，十二口人吃得簡儉，卻捨得訂閱報刊，父親為自己買來的《末代皇帝溥儀》等圖書和訂閱的報刊，接棒般地落到孩子們手中。他在二手市場買了個博古櫃作書櫥用，放上的圖書像過山車的軌道般高高低低。念高小時我愛追看報章裏解答生活、情感疑難的某某夫人信箱，誰說沒有得着呢？

如今澳門的學校獲得特區政府撥出購買圖書專款，贊助聘請閱讀推廣員，社團協辦閱讀推廣培訓班，許多學校都設立晨讀課外書十分鐘時段。

如今的學子不是沒有圖書了，面對的是沉重課業壓力和花樣多端的電玩和智能手機世界。且協助學生挑好圖書，利用每天的十分鐘培養閱讀興趣，誰說沒有得着呢。

孩子走進知識的願景。拉開孩子的心胸和視野。愛，使孩子不自覺地走進知識共享的書，是一條拉鏈。

書，是一條拉鏈



黃秀蓮
香港作家

書，是一條拉鏈，拉開了知識寶庫，讓孩子的

眼睛倏然放亮，興奮地遙看遠處的地貌，仰望高處的穹廬。

幼時，我家附近有租書檔，武俠小說高高低低在書架上修煉內力，等待發功的時機。書本纖薄而輕巧，一套書分許多冊，吸引了老中青男性。租書檔並非墨綠色鐵皮屋，而是樓下舖，門面呈一字形，陳列了各家各派的招式，一覽無遺。這單邊舖下午才開門，到了星夜仍燈火通明，書迷放下租金按金，借借還還，樂此不疲。還珠樓主、金庸、梁羽生的小說融會了天文地理、歷史文化、俠義精神，愛書人總會有所得着。小孩子的借書天地在橫街窄巷，連環圖用曬衫木夾夾繩子上，傍住牆邊，小板凳數張供小書迷即場閱讀。不少連環圖裝幀成摺疊式，一拉開就有股江水滔滔波濤不絕的氣勢，教人追讀下去，欲罷不能。

《兒童樂園》是我最愛看的，雜誌全彩色印刷，羅冠樵畫的插圖甜甜如蜜，好像在預告人生美滿。內容忘記了，唯獨遊戲頁影響我至深。那些益智遊戲要求眼到，例如在兩張看似一樣的畫找出多處不同，或把若干隱藏的東西如幾尾魚幾頂帽找出來，我總是鏗而不捨地搜尋，漸漸便養成細緻的觀察力。至於猜謎語可刺激思考，出迷宮則鼓勵嘗試，隱隱然傳遞正面訊息，即使困難重重始終有解決方法的。

那時有一套兒童文藝叢書，出版了《金銀島》、《愛麗絲夢遊仙境》、《俠盜羅賓漢》、《拇指姑娘》、《基度山恩仇記》……領我走進西方世界，森林、荒



島、山洞、城堡……無不動人遐想。這些翻譯故事有趣新奇，為一個完全沒有英語背景的孩子而言實在是飛越式的遊歷。許多年後我遊覽比利時古城布魯日（Bruges），見舊牆垛堞圍抱，護城河一衣帶水，吊板一抽起即攔截敵兵於對岸，跟書中插畫一模一樣，童話恍如眼前。

附近沒有圖書館，我這窮孩子得享好書，只因為一屋幾伙都有年齡相近的孩子，買了書就願意借出，大家輪流看，購書力量便大了幾倍。書之愛，使孩子不自覺地走進知識共享的願景。書，是一條拉鏈，開闊了孩子的心胸和視野。

不兒罕合勒敦山下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零下五十度，有積雪大到守皮供
沒有烹器，只有積雪，我看到地
疏果，有積雪，我看到地
和牲畜相伴，我靜默地
地之上，我正靜默地
自己正靜默地
候着，還有天地
囊，還有天地
給我的飲食。

後來我才知道，那隻包裹食物的「布袋」，也可以以動物的皮縫製。

當時，侍者用一隻銀盤，將那隻「布袋」捧到席上，然後舉起銀刀，在袋的頂端割開一道切口，逐一取出裏面的肉塊、馬鈴薯、胡蘿蔔和幾塊表面光滑的厚實黑石。當侍者從逐步扁塌的袋中，再舀出兩大碗肉湯的時候，猜測袋子是由布料縫合的隨隊老師，就知道他們猜錯了。於是，認為袋子是以動物的胃部縫合而成的團員——包括我，就開始誇誇其談，說自己怎樣怎樣分辨出袋子表面的肉類質感，怎樣怎樣觀察到袋子縫合處，那根木條的功能……

其實我們依然所知有限。

歡送宴上，這道讓人印象深刻的菜餚，叫做「Гэзэний хорхол」（Guzenii Korkhog），它跟另一道比較多人認識的蒙古菜餚——奶桶烤肉，以及「Боодол」（Boodog），都是將燒紅的石塊與食材——肉塊、蔬菜、佐料混合烹煮。只是奶桶烤肉烹煮時，會將材料放在金屬奶桶裏，再以牛糞為燃料烘烤，至於「Гэзэний хорхол」和「Боодол」，則是以動物的胃或皮囊取代奶桶，作為盛器和烹具。

據說，成吉思汗某次遇險，流落到一處偏遠之地，當他跟部下幾乎餓死的時候，一匹野馬突然出現，於是他們就把野馬逮住，割下馬皮，製成一個大袋，以「Боодол」的方式烹調馬肉，最後絕處逢生。

以熱石烹煮的這種技巧，也見於台灣原住民的野炊傳統，只是台灣原住民較常以現劈的竹竿或者其他植物製成的器皿作為烹具。跟年輕一代的蒙古學生

今晚，天鵝起飛

——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啟用有感
丘樹宏

自從一九八三年，你
棲落在這個地方，
歷經四十年的孕育，
今天，二〇二四年
一個春天的晚上，
你才真正從這裏，
起飛……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廣州白鵝潭

後記：廣東文學館、廣東美術館、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館「三館合一」的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四月二十八日晚在廣州盛大啟用。十分感謝和高興的是，廣東文學館籌建機構接納了我的意見，將趙佶〈報文帝書〉以嶺南文學第一文的定位放在廣東文學肇始位置，並以大板塊在展牆上體現。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



集廣東文學館、廣東美術館、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館於一體的重大標誌性文化工程——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
（資料圖片）

談起 $\square \circ \circ \square$ ，她的面上掠過了半秒尷尬的神色，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剝皮揸肉的烹調方式，很容易予人一種粗暴又原始的觀感，但細心一想，文明都市的餐盤之上，又何嘗少得了宰殺與剝剖？我們只是忘了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

凌晨三點，奔往機場的汽車窗外，滿月映照着一片片未經人類或者鳥獸所觸碰過的廣漠積雪，時值初春，漸暖的空氣在遼闊的雪地上裏升起一抹氤氳。薄

霧之中，赫然見到遠方的山陵腳下，有一隻蒙古包孤獨地立於這廣袤的天地之間。就在這瞬間，我忽然體悟到「蒼茫」的真意。

在零下五十度，沒有煮器，沒有蔬果，只有積雪和牲畜相伴的大地之上，我看到自己正靜默地守候着眼前的皮囊，還有天地供給我的飲食。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作者遊訪台灣北投法鼓山農禪寺，參觀寺內水月道場，並讀〈永嘉大師證道歌〉，因緣頓悟，道入心神。

——編者

永嘉大師〈證道歌〉的水月自在

司徒秀英

唐代永嘉大師（六六五／六七五—七一二），把學道證道的心得編寫成歌行體，後世稱之為〈永嘉大師證道歌〉。永嘉大師和六祖惠能禪師（六三八—七一三）同時代。惠能禪師在曹谿弘法，永嘉大師從溫州到六祖座下參學。永嘉善根深、悟性高，和六祖就本體自性、無相無念等出世知見，機鋒應對一番後，得六祖認可是一位有修有德有證有悟的修行者。二人利直如劍的語言，言外傳義的智慧，以及從容不迫的態度，記在《法寶壇經》（又作《六祖壇經》）「機緣品」中。六祖欣喜永嘉大師和佛法相印，請他留宿。永嘉大師答應且住了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留

下禪林「一宿覺」佳話。

永嘉大師證悟自性後，如常呼吸，如常生活。山林大地，如此風光即風光如此。若永嘉大師有採菊東籬下，悠然的他仍舊見南山。如他登高臨水，身在無邊落木，所望的依然是滾滾來不盡的江水。客觀現象不會因修道者悟道了而改變，然而，修行人證悟後看現象。現象的深度，即現象和本來空性的關係，一目了然。滿眼物質，又滿目是空。當輕輕合上眼，自明白意識世界和物質世界一樣，時刻在變，景象萬千。而變化不離空。

〈永嘉大師證道歌〉有兩句，把證悟後看世界的領悟，說得人人明白。這兩句是：

夢裏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千。



圖為法鼓山農禪寺水月道場。道場外水塘栽有荷花。



聖嚴法師題〈永嘉大師證道歌〉：「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誰人沒做過夢？這比喻貼地，讀來易懂，能夠把現實生活用夢境比擬出來。佛典《金剛經》第三十二品「應化非真分」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有為法」即由因和緣而起的現象。「法」在《金剛經》第三十二品這段經文語境中，意義是相，即現象。佛法說世間一切現象是「緣起」的。緣起法，是佛教基本教理。《雜阿含第二百九十八經》云：「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緣起表現在有情生命的流轉上，稱為「十二

緣起」；表現在世間事物物的生成上，則稱為「因緣所生法」。印順法師（一九〇六—二〇〇五）的解釋更深入淺出，他說：

緣起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簡單的，可解說為「緣此故彼起」。任何事物的存在——有與生起，必有原因。「此」與「彼」，泛指因果二法。表明因果間的關係，用一「故」字。彼的所以如彼，就因為此，彼此間有着必然的「此故彼」的關係，即成為因果系。此為因緣，有彼果生，故緣起的簡單定義，即是緣此故彼起。在這「此故彼」的定義中，沒有一些絕對的東西，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這是佛陀觀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結論。

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現象是種種因和般般緣千絲萬縷地，又神妙不可思議地相聚組合形成的。一旦明白「緣起」，體解「性空」，縱使儼如深宇黑洞的結構趨向，密如向日葵的螺線排列，從因緣成熟的美妙相逢角度，心寬意通，自會欣賞宇宙中一個又一個且無窮無盡的相逢。有變化就可以成就相逢，相逢了也會因變而各化。若說一剎那有大千，也可以說一剎那沒有大千。王國維嘆說「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只道出凡夫心聲。永嘉大師證道後，慧眼明亮，縱目浮生，回視自己，皆是妙相，人在當中，不再可憐。從夢中醒來了，得「空空無大



千」妙境。喜悅自是無窮！

〈永嘉大師證道歌〉句句精警，不但是修行人得以會心的甘露，吾等凡輩仰叩文句，俗念塵心也得清泉沖刷。座落於奇岩，鄰近北投的農禪寺，是東初老人（一九〇八—一九七七）根據百丈禪師創立的叢林制度，以務農、修禪為生活和修行原則，興建的寺院。二〇〇四年聖嚴法師（一九三一—二〇〇九）將之擴建。今日寺內有祖師紀念堂，堂中地面內室壁繪中國禪宗自南朝梁代牛首山至唐代的發展，並用現代手法畫有達摩初祖、六祖惠能禪師、永嘉大師等像。旁註永嘉大師的，就是〈證道歌〉中「夢裏明明有六趣，覺來空空無大千」兩句。妙的是，登上二樓，即有與之上下呼應的建寺銘句，本來用以提醒出家二眾的，但人人本有覺性，你我一樣從中讀出「意思」來。其云：

以菩提心、大悲願，做空花佛事，建水月道場，用來利益眾生。

常聽人疑問：學佛修道的人，體解空性大道了，是否什麼事也不做？躺平等涅槃？非也非也。嘗請示修行大德，原來，正是因為明白世間現象是緣起法，利益眾生的事更要在緣起的物質現象中做，積極地做；所不同的是，明白空性後使用覺知性空的心態做。所以做的是「空花佛事」，建的是「水月道場」。《金

剛經》說無相布施，利益了別人，放下後續的結果，因上努力，果上隨緣。還去斤斤計較別人記得否，辨清自己功德有幾多？

永嘉大師的證道歌有這妙美的人間風景：

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

證悟本來清淨安然的心地，自不懼在「有為法」存生。不但不怕，而且喜樂地感受種種有為法帶來的寬悅。披著月色，快樂；江邊行步，松風吹面，全是快樂，遇上霧、露、雲、霞，亦是幸福。即人生意境經常處於——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歷。

訪寺是一次心的練習，看經是一回念的回歸。吾等試易二字，細味自警，未嘗不可。試把因緣成熟時折磨吾等「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情事看作「空花情事」，也將因緣成熟時折騰吾等「衣帶漸寬」「人憔悴」的職場視作「水月職場」。或生活得自在在在多。

（本文圖片由司徒秀英提供。作者為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26-28號2樓和部分3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34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支持。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 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水調歌頭 梁羽生

(九三年春，第三屆世界象棋錦標賽於北京舉行，余應邀作壁上觀，為賦此詞，以紀盛事。)

四海皆兄弟，情注一楸枰。
喜看橘梅競秀，棋國任縱橫。
來自天南地北，打破語言隔閡，談藝鬥心兵。
九戰風雷激，笳鼓動神京。(註一)

帥旗立，擂台建，會群英。(註二)
亞歐美澳名將，紛起撼堅城。
但有十連霸在，未許雷池輕越，談笑復清平。
棋運今隆盛，國運亦當興！

(註一) 錦標賽分九輪舉行

(註二) 錦標賽舉行期間，並有擂台賽之設。

擂台設五關，主帥為胡榮華。

(註三) 胡榮華曾連續奪得十屆全國冠軍，人稱「十連霸」。此次擂台賽之挑戰者，最多能破三關，至第四關已受挫，從來無人挑戰主帥。

〈水調歌頭〉

梁羽生

(九三年春，第三屆世界象棋錦標賽於北京舉行，余應邀作壁上觀，為賦此詞，以紀盛事。)

四海皆兄弟，情注一楸枰。喜看橘梅競秀，棋國任縱橫。來自天南地北，打破語言隔閡，談藝鬥心兵。九戰風雷激，笳鼓動神京。(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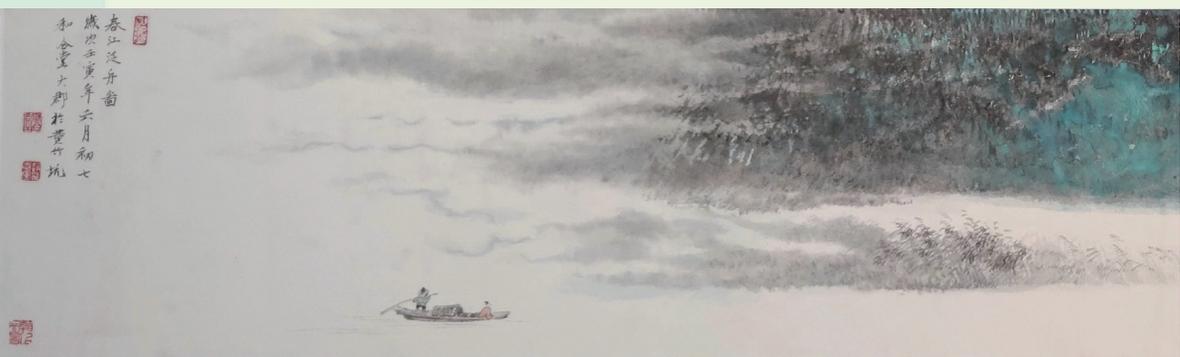
帥旗立，擂台建，會群英。(註二)亞歐美澳名將，紛起撼堅城。但有十連霸在，未許雷池輕越，談笑復清平。(註三)棋運今隆盛，國運亦當興！

註一：錦標賽分九輪舉行。

註二：錦標賽舉行期間，並有擂台賽之設。擂台設五關，主帥為胡榮華。

註三：胡榮華曾連續奪得十屆全國冠軍，人稱「十連霸」。此次擂台賽之挑戰者，最多能破三關，至第四關已受挫，從來無人挑戰主帥。

(手跡由楊健思提供)



大郡《春江泛舟圖》

台北故宮遇蘇軾

—舒 非—

雨如輕紗

細細拂過臉頰

台北十一月

竟似江南之春

闊別十載

今日重來

故宮參觀

為重要行程

買票進入之時

並無想到

能巧遇蘇軾

十七年未展過的

《前赤壁賦》手跡

赫然擺在眼前

黑壓壓人群

擠在專櫃前

偏暗的燈光

射在長卷之上

九百多年的真跡

那麼簇新

猶可聞到墨香

等啊等

等到人流稍逝

趕緊走上前

工整的楷書 流麗的筆鋒

筆法精緻 字字挺秀

鐵劃銀鈎 游雲驚龍

圓熟灑脫 氣勢奔放

五百三十六個字

一氣呵成

櫃前佇立

像是看到東坡居士

竹杖芒鞋 煙雨任平生

九百多年彈指一揮過

偉大文學家

長留炎黃子孫心靈

不朽而永恆

(舒非為香港詩人、作家、資深編輯。大郡原名趙志軍，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香港美協常務副主席、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覺藝術組主席。)